



焦氏澹園續集序



金陵焦先生著有澹園集往者
侍御黃公請梓之以公宇內宇
內業已奉爲拱璧不佞勵近承
乏江左獲領先生性學之宗以
及文章之事則五六年澹園所

哀又已侈矣因請併廣之而以
其愚竊質於先生蓋理學極盛
於宋當乾道淳熙間則朱陸兩
先生相爲羽翼顧以無極之辨
偶成異趣而解者遂借中庸之
語以文之謂德性問學各有傳

宗夫性學而有兩宗哉傳曰文
以足志志以足言吾夫子言性
矣焉不學也文章固問學事而
世之言者何其末也自羲軒以
迄今傳授庾續其精神心思相
沿闡發較如一日至於抉精剔

微緜經叙史以逮記述傳疏碑
碣贊頌推類人事驅使草木有
槩于心卽發于辭旣以道其一
時不可已之衷而後之人亦從
而得其用心之所極則文之爲
也不佞勵嘗疑之語以其事則雖

負奇豪宕者亦各極其才之所
就而聖門文學乃不得兼德行
語以其體則雖苦心肆力者亦
能工一事而詩如李杜顧不能
兼叙記卽有能者又靡焉而不
合于道若是乎深不可窮而其

薄而不語者亦未遊其藩而窺
其至也天命之謂性也經綸天
地之謂才也苟有才不合於本
如史氏所譏違道譁衆固宜談
道者薄不爲矣若夫天之所命
從寂起知靈明圓瑩無所不合

無所不兼方將扶圓景以麗空
曠而照莫窮焉以之爲經綸天
地以之爲經國大業不朽盛事
無以異也何必有才名而亦何
必處于不才夫先生則以知性
立教者也而不輟典學故綜覽

之富考核之詳當世之精博未
有兩焉而先生亦用此窮年少
而習之晚而不厭履其門如公
超之成市卽其言如孔緒之吹
枯先生之於古今會而人已化
矣而乃隨其興會發爲文章渾

厚峻肆如洞岳滄海不可涯涘
卽降爲六朝唐宋語無不窮工
極變才士刻楮而不逮者先生
弄丸而有餘蓋自我

明制科來有其遇不必見乎性
見乎性不必優於才求其道則

合而體則兼如先生者尤未有
兩焉而今乃知先生之學定悟
叅徹于所謂靈明圓瑩者自信
而得之萬應不竭奚詩若文之
足多乎則嘗喻諸莊生庖割之
刃解曰官知止也乃瞿曇氏亦

以山河大地之象指其涵于妙
明而竅于靈覺彼誠異教然而
窺見樞牙者吾儒未有以易之
也今文章之技不卑于鼓刀而
其象不滯于山河大地先生獨
以靈明圓瑩之本馭之宜其縱

橫浩渺卒有所成以舒其衷而
裨於道也不佞勵向來志窺伊
洛之秘善於入門退而沾沾焉
敦行自足今雅奉先生教而豁
然還吾真性命焉倘不遇先生
幾虛此生矣因即先生文章還

質先生以証之於性而先生直
以爲未始出吾宗耶

萬曆辛亥夏日整飭徽寧等處
兵備副使大梁後學金勵季孺

甫撰



尊師澹園焦先生續集序
吾師澹園先生粵自早歲則以
道德經術標表海內鉅儒宿學
北面人宗餘言緒論流傳人間
亡不視為冠冕舟航矣洎登
朝列珥筆承明著作之庭高文大



海國續集
卷一
篇奇為雄富整卧東山休息乎
道林執圃遠近宗挹屨滿限穿
谷問更鯨述作尤盛于是侍御
全大京兆黃公梓其集行世世
既人人頌述之越五載復有茲
集則憲使金公命其屬朱君汝

一鰲刻之當塗以嘉惠來學者也
刻成以序屬諸小子啟小子啓
無似用研削薄伎受知于先生
為深自惟淺陋無所闕于文章
第嘗通觀古今之際而有概于
文之所由始也古之聖賢其知

天事天至命立命亡不終始乎
身心性情默而存之不言而躬
行之夫安所藉文為凡文之設
以為人也闡道術德發覆振蒙
文為人戶牖紀功頌烈旗衷標
行文為人徽識矯枉揉曲砥愚

訂頑文為人礪砥代言橐筆出
綸布憲文為人雨露謀事斷義
建法慮方文為人菽帛綜其實
有三端有朝家之文有大儒之
文有大臣之文其被于人也亦
有三端當物者使人油然以思

若潤於膏澤入心者使人惕然
以動若中於肌骨切用者使人
俛拾仰取若程材于鄧林而徵
寶于春山也微斯數者雖復摛
藻華繁飛辯雲涌猶之乎文士
之文刻脂鏤冰而已以彼筭計

見效高者使人說情思虞耳目
無所能益於德利於行濟於事
也又况有使人損於德拂於行
廢於事者哉夫大臣之文伊傳
周召其至也朝家之文自漢以
來典則遷固通則賈太傅陸敬

與大儒之文延于江都振於仲
淹醇於伯淳此數君子者趣操
事用悉不類其各有所益於世
不為文士之文則一也顧猶未
得兼長備美以為恨然其能兼
長而備美者近世見陽明氏焉

于今見先生蓋先生之文於理
學家言則備矣身為國史未獲
裁成

帝墳金馬石渠之間未及于政諸
所詮次擘畫斯亦紹明世繼春
秋敷讚翼新之端灼然可見者

也即所論撰經籍志若諸藏史
何渠非我畫棋亦然即世選春
明一代文獻足徵而曩昔下
臨軒大對醇乎其醇視之洋洋漢
廷者何如哉夫方陽明于遷固
以下諸君子若同若異如世俗

之言文者余小子弗敢知也以
先生之文繫之陽明若同若異
如世俗之言文者余小子亦弗
敢知也所知者兩先生之兼長
備美讀其文而有能益于德利
于行濟于事則一而已世之言

文者以為文不必為世用麒麟
鳳凰不與雞犬並夫雞犬之為
用則小矣不有潛躍隨時不崇
朝而兩天下者龍乎探之靡所
不箴施之靡所不應左之宜之
右之有之若先生者斯亦文章
之龍早服重積為初之潛中而
躍淵進退之間耶

主上眷惟求舊方且虛席泰階居
先生于玉鉉大斗之間燮和翼
贊殆將進而為伊傅周召之文
是則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乎

余小子敬拭目以俟之
萬曆辛亥春壬正月翰林院檢討門生吳淞徐光啓撰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一目錄

序

伏羲圖贊序

刻兩蘇經解序

刻蘇長公外集序

古史序

合刻韓范二公集序

刻通鑑紀事本末序

刻小學序

小學衍義序

程子序

鄧潛谷先生經繹序

梁端肅公奏議序

穆玄庵先生集序

王順渠先生集序

戴司成集序

清閼閣遺稿序

劉選部集序

雲東拾草序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一 目錄終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一

秣陵焦竑著

大梁金勵校

西吳朱汝鰲同校

序

伏羲圖贊序

易始庖羲有畫而無文世所傳先天圖是已迨夏殷周三易遞興要不出圖之範圍顧夏殷以象數為宗無言說可尋周易則文王孔子推明圖之旨

趣詳哉其言之也乃昧者沿流忘源至日遠於圖而不知甚者取圓圖而矩之析之為八為六十四紛紛紜紜而古人渾然天成之妙不可復覩矣孔子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夫易一太極也太極一環中也而兩儀四象八卦靡不備焉其摹寫義圖矣帝指掌周子太極圖適得此意但變兩儀為陰陽四象為五行為稍異耳而於八卦顧略而不言何歟豈其引而不發以待人之自悟與周子之圖本為易設觀圖說及易

通可見而語焉不詳至今學者謂周自為圖與庖羲絕不相涉亦已謬矣陳子一齋尚友古今潛心道妙恍然如見羲皇於千載而閔支離者之病道也乃創為此圖不必奇之耦之離且析之而萬千五百二十之策相逼而來以為固然則前此未有以為臆見又何其慙於人心而不可更置之如此也觀圖贊與易問反復數千言靡非發抒聖真折衷衆說大率規方以為圓融異而歸一拂有以取無至於拂有取無而洗心之學至矣竊謂易自太

極而兩而四而八也聖人之吉凶與民同患不得已也此自無而之有所謂數往者順也至於通志決疑壹寄諸著龜而聖心無事焉無思無爲澹然獨與神明居則理窮性盡而命以至此自有而之無逆也故曰易逆數也嗚呼卦寓於著而卦非著故得卦者忘著數托於圖而數非圖故得圖者忘數非知道者孰識之周子之圖得之希夷先生張忠定論公事陰陽源流髣髴亦畧可攷一齋子特起數千載之後不繇見聞獨契義易殆天啓其衷以明聖人之絕學與周子之圖未知孰爲先後昔子瞻讀子由解老謂不意晚年見此奇特余意子由未易當也如此編乃真奇特耳

刻兩蘇經解序

余髫年讀書伯兄授之程課卽以經學爲務於古註疏有聞必購讀聞宋兩蘇氏分釋經子甚慕之未獲也弱冠得子由老子解奇之尋於荆溪唐中丞得子瞻易書二解已丑檢中秘書始獲論孟拾遺壬辰奉使大梁于中尉西亭所獲子由詩與春

秋解丁酉侍御畢公哀而刻之而子瞻論語解卒
軼不傳刻成而予爲之序序曰六經者先儒以爲
載道之文也而文之致極於經何也世無舍道而
能爲文者也無論言必稱先王學必窺原本卽巧
如承蜩捷如轉丸甘苦徐疾如斲輪運斤亦必有
進於技者技豈能自神哉技進於道道載於經而
謂舍經術而能文是舍泉而能水舍燧而能火舍
日月而能明無是理也兩蘇氏以絕人之資剗心
經術沉浸涵泳之餘妙契其微旨若見夫六通四

辟無之而非是者故發之爲文如江河滔滔汨汨
日夜不已衝砥柱絕呂梁歷數千里而放之於海
雖舒爲安流激爲怒濤變幻百出要以道其所欲
言而止故世代遞更好憎屢變而二子之文卒與
六經爲不朽何者彼誠有所自得也不然操觚之
士代不乏人而灰飛煙滅隨影響而盡此其故可
知已二子旣以文章顯於世及其老而多難也思
深見定始徘徊而詮次先聖之文嘗伏而讀之古
之微言渺論班班具在蓋浮華剝而真實見斯二

子之至者也世方守一家言目爲文人之經而絀之而傳者稀矣夫道非一聖人所能究前者開之後者推之略者廣之微者闡之而其理始著故經累而爲六也乃談經者欲暖暖姝姝於一先生之言而以爲經盡在是也豈不謬哉此不知二子之文又不知二子有進於文者故也畢公視醯之暇建精廬瀛海間簡燕趙之雋而造之而兼刻是書以行豈第使燕趙多文士乎余意通經學古以紹明先聖之道必是編爲嚆矢矣

刻蘇長公外集序

蘇長公集行世者有洪熙御府本江西本而已頃學者崇尚蘇學梓行寢多或亂以他人之作如老蘇水官九日上魏公送僧智能三詩叔黨颶風思子臺二賦人知其謬至和陶擬古九首大悲圓通閣記本子由作見欒城遺言虛飄飄三首公與黃秦倡和見少游集睡鄉記擬無功醉鄉記而作今並屬子瞻代滕甫辨謗王銍謂是其父作四六話備載其文與公集小異耳此或子瞻所潤色非

海園集卷一
盡出其手也大率紀次無倫真屬相雜如此類往
往有之蓋長公之存嘗歎息於此矣最後得外集
讀之多前所未載既無舛誤而卷帙有序如題跋
一部遊行詩文書畫等以類相從而盡去志林仇
池筆記之目最爲精覈其本傳自秘閣世所罕覩
侍御康公以齟使至章紀肅法敝革利興以其暇
銓敘秩文嘉與士類乃出是集屬別駕毛君某校
而傳之而命余序於簡端孔子曰詞達而已矣世
有心知之而不能傳之以言口言之而不能應之

以手心能知之口能傳之而手又能應之夫是之
謂詞達唐宋以來如韓歐曾之於法至矣而中靡
獨見是非議論或依傍前人子厚習之子由乃有
窺焉於言又有所鬱勃而未暢獨長公洞覽流略
於濠上竺乾之趣貫穿馳騁而得其精微以故得
心應手落筆千言全然溢出若有所相至於忠國
惠民鑿鑿可見之實用絕非詞人哆口無當者之
所及使竟其用其功名當與韓范諸公相競美而
卒中於讒以歿何歟豈其才太高鋒太雋而不能

委蛇以至是歟抑予角拔齒天之賦材亦有不能
兩全者歟然能錮其身而不能揜抑其言能遏於
一時而不能不彰顯於後世至今姦妄諂諛如蛆
蟲糞壤影響銷滅而公文與日月爭光令讀之者
快然如醉而醒瘖而鳴萎而起行可謂盛矣侍御
公於是又表章其遺軼於後人見聞所不及而令
覽其文慕其跡者低徊仰思先賢之風聲氣烈如
親見其人則侍御公之傳於世亦豈有既乎故余
樂爲之書別駕君博雅而文校讎審諦於此編尤

勤因得附著之

古史序

古之爲史創於馬遷而萬世卒無以易者其文至
矣乃其以一人馳騁數千載之上又當秦焚滅之
後經典殘缺不無疎脫舛誤於其間其紀傳志表
自相矛盾者亦往往有之蜀譙周嘗爲古史考二
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其謬而未脩也迨讀子由
古史益犁然有當於心其自言上古三代之遺意
史公之所未喻者於此而明戰國君臣得失之跡

史公之所脫遺者於此而足誠篤論也大中丞衛
公出填豫章拊循之暇得是編而好之檄所司校
梓以傳而屬余爲序蓋子由之言曰聖人以無爲
爲宗其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爲不善
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谷儒者稱之而顧深詆
其無爲之語不知人之不自力於善皆有之爲累
乃不自病而以病子由則過矣記曰人生而靜天
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致知知然後好
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而大亂乃作聖

人獨持無爲之柄而還民於樸以謂樸者性之固
然而爲之者之無以爲也試觀五都之衢好惡相
傾巧僞逢蠶起而郡邑之小則樸矣去而疏逖阻深
則又益樸矣譬之於水撓之則濁而澄之則徐清
譬之於木搖之則傷而委之則日茂聖人知其然
故因人性而遂之體純素尚寬簡不眩聰察不役
智能尸居而天下自化卽是編所載歷世數十作
者非一而其道卒無易此陵夷而至於秦變亂極
矣漢承其後休息之至於文景人人自重耻言人

過而敝習一變固知書可燔儒可坑而惟民生厚者不消鑠也武帝恃其才力極其所欲爲而幾爲亡秦之續夫有爲之與無爲得失較然如此學者失其性命之情而徒爲舊聞所汨沒以論古史鮮不失之余故備言之以信子由之說蓋此書於道之大歸三致意焉非有識者惡能重其書得中丞而始盛行於天下中丞之於斯道所謂實允蹈之者也

合刻韓范二公集序

宋韓忠獻公安陽集五十卷家傳十卷別錄三卷遺事一卷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別錄四卷尺牘五卷行於世舊矣近士習華競惟浮靡之技是攻幾若不知有二集者侍御康公以齟使至閔然思以有用之學振之於是檢諸家笥以授江都令姚君柝端梓之而問序於余余觀仲尼於春秋其所賢重者齊則管仲晏嬰魯則臧文仲晉則叔向鄭則子產此數公當周末造能新美舊學而和齊用之不局於古不嗇於今是能輔當時而傳後世其文

具在方策如象犧雲壘古色鬱然不可捨也自學
失其本繁言無稱文與用離敝也極矣韓范兩公
以巨才際明主其議論設施不必皆合要以左提
右挈而佐成一代之治非偶然也其爲心非蘄以
言語文字名者而凡所撰造必有爲而作精覈典
重務以適用而止鑿鑿乎如食之必可療饑藥之
必可已疾非虛車比也當其出將入相上爲朝廷
所倚毗下而童孺婦女遠而夷狄無不想聞其丰
采中爲讒佞所沮抑亦有不盡施用者然自明道

至於熙寧中間章奏書疏論列天下大計者多矣
無不叶天理當人情得失有稽於前而善敗足徵
於後非徒以氣力負荷之華藻潤色之而已故時
以韓范並稱至今尊仰之無異詞此於春秋五人
者奚讓焉攷二公平生有用而言者有用而不必
言者其行事往往不盡於斯集以此世顧好空語
而鮮事實優焉而叔敖之衣冠丐焉而貧女之璣
翠究以枝葉而爲世道憂侍御獨表章二集於衆
所忽遺之中以爲用世法固忠臣孝子之志也

刻通鑑紀事本末序

史之爲體有編年紀傳二家編年者以年系事詳一國之治體蓋本左氏紀傳者以人系事詳一人之事蹟蓋本史遷雖各有所長而編年爲古矣何者紀表志傳自爲篇章彼此互出不無煩複蕭穎士謂子長創作不合典訓嘗深非之然左傳雖以年爲叙而別爲國語一書國別事殊或越數十年而竟其義亦知事詞不屬而自爲錯綜亦其勢然也後之史家一以馬遷爲程春秋之義鬱而不明

荀悅袁宏始復其舊而事止一代於閔巨之觀闕如也司馬溫公覃精史學思總百代爲人君之鑑乃接魯史以迄五季一倣左傳之例說者謂其爲流略之津筏經濟之潭奧詎不信哉但世遠事繁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者往往有之學者尋究其事欲卽始見終不可驟得不無遺憾袁機仲氏著紀事本末以參伍溫公之書隨條甄舉離合始末之間曲有微意卽謂爲溫公之國語可也金陵沈君朝陽爲侍御韓峯公之子博雅多通又采宋元

史補機仲之闕於是上下千古遂爲完書直指雲
蛟黃公謂切於世用因板行其書與學者共之而
屬余爲序余謂古之有史爲憂小人而作也楚史
名檇杙而孟子亦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蓋世
之興且治也必由於退小人而其衰且亡也必由
於排君子豈不知衰與亡之爲患哉而愛惡取舍
或眩於是非或亂於諛佞往往不能合於大公及
夫世改時移君子作而正論起鄙夫僉人卑陋鬼
瑣之論譬如白日出而魍魎消嚴霜降而蛇蝎遯

雖其終無以自文而業無救於危亡之禍矣此編
事舉其類各以部分國之大厝置犁然具在而廢
興所繇其大較卒歸於此故不必旁觀互證而開
卷瞭然誠一快也昔人謂讀通鑑而知溫公之相
業學者於經世匡時之略卽未可遽言而鐫磨攷
練以充其材必於是藉焉在刳心以求之而已

刻小學序

漢班固之言曰聖王之制里有序鄉有庠以明教
而示化焉故民年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

之事始知家室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當是時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類以教爲職卽士大夫歸老於鄉也猶尊爲父師少師日坐里門廉子弟之出入而督教之蓋性繇習定學以少成故成材易也而其義具於易之蒙矣初六之蒙自二發之內障也一有所見卽性之牝必脫之而天乃不鑿六三之蒙自上擊之外障也一見可欲卽性之賊必禦之而人乃不侵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古法衰廢而內則曲禮少

儀猶存朱子乃取其說附以古人之言行爲小一書令幼學肄而習焉其意甚美而未立於學宮儒者束而不觀亦已久矣侍御河南彭公以齟使至正法肅紀壹以移易風俗爲亟務乃檄維揚守板行之而問序於余竊謂爲理者先之教化易而董之刑政難教於虛明未誘之日易而挽之物欲旣鑿之後難國朝留心社學見於制勅者卽周禮黨正族師之遺法有司舉是書而訓之在一加意間耳蓋赤子之心人所有也而意見牴之利欲

海園集 卷一
賊之非所自有也葆其所自有而祛其所本無則
小學者固蒙養之正鵠而聖功之先鞭也其可忽
諸頃聞 三殿始構非干霄之材無能勝任者然
非培之於拱把需之以歲月未有能得者也推侍
御之用心何以異此余因序是書特及之以爲有
人材之責者告焉

小學衍義序

余少侍先師耿恭簡公於南都嘗語余曰先哲謂
爲學無小學一段工夫故根基不立朱子作小學

以補之是也顧入孝出弟一章幼學之大綱具矣
因據爲經而擇古嘉言善行臚列之爲傳如朱子
之例書成學者爭傳誦之且如千載矣侍御彭公
督鹺淮揚嘉惠來學之意甚盛業刻朱子小學布
之而謂是書不可不廣也復屬余序而梓之嗟乎
學之不可已也尚矣爲人上者鮮或知此而侍御
獨以爲亟又先其蒙養而成之豈不賢哉夫天下
之道脩於人心聖人能循而達之非能奪其所有
而予以其所無也孩提之童無不愛親敬兄者所

謂孝弟也行此之謂謹言此之謂信而廣其愛與
敬也謂之泛愛親仁周子論蒙體以爲山下出泉
靜而清也此豈有所闕而欲其補之有所殺而欲
其澄之詩書六藝之文朝焉夕焉詠歌服習凡以
保其本心而已後世爲教者出於勉強襲取之勞
而常患乎難行爲文者在乎支離驕駁之習而常
患乎難知彼豈不自以爲奇而於天性則已離矣
吾未見失其赤子之心而可爲大人者也赤子之
心失則不知在我者之足貴與在彼者之不足玩

怪奇瑰麗皆可以眩惑其心而何德之能修此編
於弟子之持身養性皆取成於心無煩外索卽所
稱學文者亦藉爲涵養游息之用非綉其鞶帨爲
耳目資也此其事若簡且易矣然養其良心坊其
邪動就道德之實弘經濟之業無不具足如河出
崑崙并渠千七百經中國而達四海者何哉有本
故耳侍御以是書播諸黌校與胡公藩叅孝經大
學解相輔而行其作人善俗之意甚美故爲之敘
以論其端云

程子序

昔孔子之言弟子各有所記子歿門人相與輯而論纂之曰論語讀之旨遠詞文不可尚已後世法言中說猶得其家法逮二程子倡道洛中從遊者記其所聞至今遺書具在雖其旨同而詞則異矣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於修詞居業之義何余舊藏宋本程子一編相傳龜山先生所潤色而張南軒氏序而傳之者也雖不必摹倣古人之體式而隲括條暢成一家言此固論語之遺而法言中

說勿論已新安程君衡氏與篁墩學士同宗宋文簡公大昌端明公秘皆其先世也攷其譜系寔出二程之支裔一日見余此編欣然請序而傳之余觀宋學莫盛於濂洛微獨修身行法夙出諸儒之表觀其持論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絲通乎禮樂與下學上達何異嘗令學者尋孔顏所樂曰謂有道可樂非顏子也此非深於道者孰識之其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者後世率執爲口實不知敬而非知則敬爲何物知不以養則知

將奚爲此則晚宋支離之敝於二程奚尤焉嗟乎君子之於學也使天下之人身試之而可爲然後以倡則從使後世之人知其言之不可行然後以戒則齊學者取此編與晚宋之說身踐而獄究之其得失必有歸矣

鄧潛谷先生經繹序

孔子之言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迨晚而學易韋編三絕曰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蓋經之於學譬之法

家之條例醫家之難經字字皆法言言皆理有欲益損之而不能者孔子以絕類離倫之聖亦不能釋經以言學他可知已漢世經術盛行而無當於身心守陋保殘道以寢晦近世談玄課虛爭自爲方而徐考其行我之所崇重經所詘也我之所簡斥經所與也嚮道之謂何而卒與遺經相刺謬此如法不稟憲令術不本軒岐而欲以臆決爲工豈不悖哉潛谷鄧先生嘉靖中以易魁其曹時余鄉殷秋溟公得其卷寔首拔之是歲謝公車不往問

之曰吾斯之未能信也聞者笑以爲迂而公乃大器先生曰斯道其有望乎後先生覃思大道且三十年以經徵悟以悟釋經沈浸醲郁卒澤於道德醇如也以其間作爲經繹若干卷旨遠詞文學者傳誦之不置久之以部使者薦徵書累下與康齋白沙兩先生賁相望於定江清海間而世亦絕歎殷公爲知人何其盛哉先生門人左君宗郢視離越中閔學者空語無事實而冀以經學振之檄嘉禾板行其書而屬余爲序竊謂宗聖以鑄理酌古以富言說經者之所同也文以行傳符采相濟鍼砭俗學勵德樹聲先生所獨也故余發明之以爲侍御復侍御肅憲貞度毅然以風教爲已任通經學古之用亦可占其大云

梁端肅公奏議序

金陵自國朝以來位躋尚書者二十有三人嘉靖中王襄敏梁端肅劉清惠顧司寇周襄敏數公其德業未有不碩大光明秀特者也端肅公自筮仕輒能自樹其治蹟在所志牒皆載之肅皇帝

神武在御制作日新所經費不貲公爲大司農量
入而出歲有恒度一切漏卮芴出者無所容雖取
中旨公執奏至再三斷斷乎不少假借其所題覆
論者至今著爲絜令嗚呼盛矣當是時公之忠清
直亮廩廩然貫金石感鬼神自 萬乘以至閭巷
人人知而信之 上嘗念賢不肖混殽徃狂多枉
取吏刑二部印付公令其澄汰而讞決之公一日
簡斥者數百人并具獄以上見者無不服其神明
至今謂非 上不能用公非公不能副 上之用

可謂臣 主相遭千載一時已見此編者皆其在
計曹所作經國樞機靡細不錄詞嚴語覈鑿鑿然
如粟帛寒可以衣饑可以食而支詞綺語一無所
厝於其間令備於司存官修其方物不抵伏而職
業可以無廢至收錄國獻明習故典者當奉爲著
蔡未可與虛車之詞同類而共觀之也余承乏史
局嘗覽觀 累朝奏牘正德以前核而樸嘉靖以
還裁而練至近日而華與實皆難言之矣蓋言之
醇醜而學術世道率可攷焉所繫豈淺鮮哉然則

此編不可無傳而於今也爲尤甚余語公孫臨安
守桂茂廣其書於世以明一代相與之盛微獨爲
家乘重也

穆玄庵先生集序

先生由南司成官太常卒贈禮侍謚文簡至今金
陵之人能道之知爲深造自得之君子也著書曰
讀易錄曰尚書困學曰前漢通紀曰諸史通編曰
游藝集未獲盡觀大學千慮一卷玄庵宦稿二卷
晚稿二卷余得諸友人許繩齋氏一日司成朱公

讀其書欲刻示多士俾余序之司成與余皆先生
同鄉後進而心嚮往之者也先生弱冠志性命之
學取古人之言精思力踐之弗造微弗止會王文
成公掄士東士拔先生第一文成道價傾一時先
生適其帷中弟子顧學取自得不輕信而苟從其
所反覆議論可見也卽服膺考亭而心有所疑亦
力辯不置至釋氏尤考亭所斥先生乃深味其言
而取焉此豈無得於心而第爲觀場之見者倫哉
久之嘆曰鑑照妍媸而妍媸弗着於鑑心應事物

而事物弗着於心如鳥遊空自來自去至是於文成公之言莫逆於心而先生所自得者深矣先生不以文字華藻給口耳之求然經筵啓沃朋輩往復往往疏往哲之奧言明羣生之理性令聞者聳聽玩者心開至上前反覆開諭務詳於君子小人之際其心冀以自盡而要人忌之日甚雖踞師席晉清卿非不尊顯而道不行於朝自此始矣惜哉嗟乎士非不自詭於聞道也迷繆於趨舍操術之異顛沛於得喪憂樂之殊壯而學老而悖而得其所謂道者鮮矣先生學不銜於繁而能獲其要其用也不在其身而思以致於君及其老也含和葆真安以儉退而無累於得三者人之大節而先生侘兼之不謂之聞道不可也余謂先生於師友間不爲苟合宜所立乃爾而文成公知人能得士此亦其一驗云

王順渠先生集序

夫學知性而已性之弗知卽博聞強識瑰行尊伐銜耀千古而不能當達者之一盼顧知性亦難言

矣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譬之於水有源有流聖人所爲教者多其支流而於源則罕言之非不欲言不能言也上智知罕言之意自能求之於言語之外復知其所言者非所罕言者也如是則罕言者亦言矣故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順渠先生以絕人之資少遊詞館一切芟華文秣之好不入其心而直以窮理盡性爲志流覽古今出入老釋而得其所謂性者渙然自信曰道在是矣自是蒞官行已率以是爲歸方爲

庶常清華在望輒請教職而南其志固已遠矣至鼓篋京輦典樂成均靡不以古道相劇切士之彬彬興起者爲多是時大臣與先生殊趣猶知重其德學推轂不已自太常歷卿貳駸駸柄用矣先生乃屢退而一進甫進而輒退人見爲恬於榮祿不知先生之出處皆有深意非苟然者然則先生之於道所謂實允蹈之非耶今見是集者深探奧窔洞朗關竅於易之所謂密中庸之所謂隱者三致意焉雖率然有作必歸於此學者潛心求之卽聖

人所罕言者必於此問津焉斯固儒學之潭奧非羣華之韡萼也子夏之言曰剝心去智商未之能誠有契於子夏之言先生之書庶乎其可讀已集有文錄十二卷大學億二卷釋疑一卷易億三卷老子億二卷司成朱公梓行之餘尚藏於家司成於先生同鄉同官其趣操又同也詩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則司成公謂哉

戴司成集序

自去古漸遠真風日微士大夫之高者率刻情修

容依倚道秬以就其聲價迨徐究其實或不能副者往往有之其於文詞亦然纂組於華彩而雕刻其詞句冀以譁衆而取名不知者間爲其所惑君子不道也大司成戴愚齋公起徒步爲詞臣爲人任真推分略無所矯飾於世之工爲刻畫深於城府者非獨不爲亦不知也至於泚筆爲文纒纒洋洋一道其中所欲言而止所稱文必秦漢詩必六朝三唐摹擬蹈襲以相雄長者公薄之不爲今讀其集瞻而不穢嚴而不拘議論馳騁於千百載之

上而究極於四方萬里之遠條暢該貫直欲措諸
事業書疏簡牘陳情規過有敵以下所不能堪者
公直施之諸巨公名卿無少徇也蓋公言無枝葉
行有根柢當爲識真者所賢重而顧以此齟齬於
時卽居詞林十有六載不爲不久官至大司成不
爲不達而卒未覩其經濟之用豈不惜哉公旣退
輒自儕於編荷采苓者流於嚮之榮名不啻浮雲
夢事然此何足復置之牙頰第令飾僞者首塗裊
誠者遜迹鉤棘者騰譽道古者戢景當必有執其
咎者而微獨爲公嘆也公歿如千年長子祓擬刻
其集以傳於家未果而卒其室舒郡丞公九思女
也念夫志未竟無以藉手見地下而屬郡丞子其
容成之請余稍稍銓擇而并爲之序夫平澹簡易
忘懷得失公之性行也不摳不鑿而盡其所能言
公之撰造也余觀茲集爲僭評其崖略如此至其
世系與行事載公墓門之石不具論

清閼閣遺稿序

語有之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君子而逢季代

惟有埋照衡門匿名愚谷超纓紉以爲心借風雲而爲氣斯亦足以成名立方激厲頽俗非得已也然而抱樸含真德執弗著與夫樵牧之倫亦奚擇焉倪雲林處士強學好脩敦尚孝弟觀其沿洄禮樂探索制度殆亦詠帝王之經脩賓揆之業矣而覩元將亂斥散家財浩然遐舉同時蹈禍者靡不以先見歸之是時士誠起姑蘇折節下士處士斥其幣交不屑一盼者非徒邁往之氣難於維繫而已太白昧永王之無成右丞絳羯胡之僞秩以昔

方今處士之識遠矣自是一壑一丘亦玄亦史雖其篇章清潤繪事精絕人爭寶之非處士意也久之真主出于戈寧世路方夷而處士則旣老矣嗟乎角里不以時清而輟茹芝嚴陵不以亂定而薄垂釣亦各言其志已矣於處士奚疑集若干卷嘗行於世裔孫錦更葺而廣之間屬爲序余病世以曲秣掩其大節也輒推論之如此若定處士之平生則諸鄉先生之言具矣

盱江劉君猷如爲銓部郎曩居者眡爲華貫持祿媚時者往往有之君獨以忤權姦調比部一時士大夫翕然以風節歸君矣初君爲金華李官賢聲最兩浙其入銓自以輿論得之權姦與君同桑梓顧居其功而謂君可籠而用也時時私屬君君堅不應最後其長守職不阿權姦者嗾黨人論逐之君疏直其事乃併罷君銓部而君亦自丐南以行亡何君遂歿年三十有三耳權姦貪黷甚而善自匿自君見斥姦狀始顯白於天下起而攻之者沓

至使世不終被其毒者君力也當是時朝士如蟻慕羶覬於苟得率喪失其心而不顧或畏怯觀望泯默自全者輒以省靜目之然亦已寡矣若夫鄉曲後進矯然自異不爲患失之鄙夫所羈絡者蓋千百而一人若君是也君羅維德先生邑人平居覃思大道以盡乎精微觸忤巨姦以名節自表見者豈君之意哉余觀世爲名高者多詭而少實君之所爲蓋謂職之固然而秋毫顧慮不以干其心非知學者不能而君於是爲不可及已君省試第

一人試南宮連收其科詞學爲一時所推讀其集
深閱與雅反覆辯博其卒蓋不澤於道不止也藉
令天假之年破去俗學以振斯文於將墜豈不爲
有望也哉惜乎其志方強學方進而不幸死矣故
其用未究於天下而言亦止此然君之魁竒拔出
之林亦足以觀矣君之葬賴友人蕭元甫之力至
是函其子睦之書而以集序委余輒不復辭而爲
道君之事反復如此者所以致余情於同好而亦
以見余之志也

雲東拾草序

雲東拾草余館師敬堂韓先生所作也當隆慶戊
辰上方招延茂異相與黼黻大業之意甚盛時
拔其雋又儲之館中者至三十三人而適得趙文
肅公爲之師後諸公入政府者七人尚書都御史
侍郎十二人爲侍從卿寺者尤多成就之盛殆先
後所未有先生於其間績學勤敏所造詣尤深觀
於此編可見也然先生以讀學筦院篆稍稍晉禮
侍而已未及偕七人者步武綸扉以竟其經濟之

用豈不惜哉夫君子之學大者行其道次亦成一
家之言此古所稱三立皆人所甚欲而未易有也
以彼山澤之士自力於學者率嘯傲泉石觸迂景
光以鳴其窮愁抑鬱之懷而以其能自達也君子
猶嘉之先生以文學進用清顯爲左右顧問講讀
之臣當論思潤色之託卽未及聯翩秉軸而文章
之用於世亦已弘矣夫復奚憾余小子受業門牆
先生每舉文肅公之教教之是時丁寧訓諭不忘
師授者惟先生與東阿于公爲然于公晚雖大拜

未小展而歿其不愧 上委任者七人中自山陰
王公而外無聞焉昔人云與其爲積譽之宰執不
若爲無瑕之侍從繇斯以談先生所得於諸公爲
孰多也先生之文薦告盛美諷諭勸戒類施於朝
廷郊廟間古燕許之手筆足以當之詩歌冲融雅
潤頌美撫華文質各得蓋蹈巍要而毗清切者之
體宜爾也先生子逢禧逢祐校而梓之屬余序其
簡端他代言進講諸篇尤爲先生大製作別籍以
行不具載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二目錄

序

祝氏族譜序

延陵吳氏通譜序

崇德錄序

刻晉遊草序

使楚集序

三秀亭詩草序

重暉堂集序

秦淮卧雪卷序

江月軒集序

竹浪齋詩集序

先師許文穆公集序

文壇列俎序

師資論統序

天都載序

六書本義序

琴瑟合奏譜序

墨寶齋集驗方序

華嚴新論序

崇德錄序

賀郡伯慕菴張公考最詩序

祈交館集序

續刻兩蘇經解序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二目錄終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二

序

祝氏族譜序

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詩始關雎春秋起隱公皆有
所本祖稍因而定之未嘗有所增益也故孔子之
經歷百世而莫能廢迨司馬遷作史記務博而好
奇於孔子所不敢道者皆采而實之其事雖備而
去闕疑之意遠矣族之有譜爲尊祖敬宗而設稍
參以僞則誣先世而亂其類不孝莫甚焉暖水祝

沈園集 卷二
氏自太僕孟獻始有譜至今凡幾修矣余友無功去符卿之二年自家攜來金陵就余相商權旣成乃屬余爲序竊攷國語史伯曰黎爲高辛氏火正以天明地德光昭四海命之曰祝融融之興者其在莘姓乎漢祝睦爲融苗裔見於古碑此以號爲氏一也武王封黃帝之後於祝卽今祝阿祝丘是也此以國爲氏二也乃若祝史之後而氏以官叱盧之夷而變於夏星列棊布不可勝原獨子孫蔓延圖牒喪失兵燹之餘難於鉤考鄭之聃衛之鮀

晉之簡下及漢唐九真守良系臨湘司徒恬系中山益州從事龜系南鄭而江山之尚丘始平之緜紛然四出轉徙無定承傳之盛衰無時無之必欲絲牽繩聯強所不知以爲飾抑已鑿已無功以其戾於闕疑之義乃盡詘之一自南唐銀青大夫始曰吾知其遷於暖水者而已自漢及今纍纍傳紀中不敢傳也曰吾知譜暖水之祝而已曰世系曰居第曰丘墓曰誥勅無不畢載而自德興他徙者附具焉凡以別嫌而統同敦始而修睦何其確也

古稱氏族者率出世本公子譜二書二書本左氏
春秋左氏言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及以氏以謚以
官以邑而已後世得姓受氏至三十二類雜亂而
難明况地同而殺人冒而奪者之衆乎無功獨謹
於此其卓識有過人者蓋無功與其從祖南山公
以講學名於時先後起甲乙科蔚然爲衣冠之望
宗不獨顯於鄉邑而已夫賢者以其微顯而不賢
者以其顯微學者讀斯譜而見賢者之能貴族也
其知所以自力也夫

延陵吳氏通譜序

自宗法廢而氏族之學微於是系錄紛紜人競所
習故山東尚昏姻江左尚人物關中尚冠冕代北
尚貴戚高下異矣而爲古法之遺一也古之命氏
或以國或以郡或以鄉或以官而惟以國氏者爲
最貴以國氏者唐虞夏商有二周有五秦有三陳
有四惟延陵之吳自周封仲雍之後始子孫雖散
居四方絕無地同而殺人冒而奪者以奸於其間
是又最初而獨貴者也漢唐名賢著錄史策者不

可勝言至乾符中守德繇蜀徙臨川寔爲始遷之
祖嗣後伸若倫從游朱陸二大儒切劘理學至
國朝康齋疎山兩公益起而光大之不獨以科名
宦業著稱而巳康齋父司業公洪熙初業爲譜系
至是觀察念虛公乃大修葺之曰世系曰祠宇曰
丘墓祀田曰祖德曰選舉曰人物曰恩綸曰秩
文曰內行曰通衍總二十卷自唐以來上下千載
聯絡數郡而吳之文獻備矣以余辱交甚久稔知
世德使來俾爲序余惟譜學之難言久矣實則爲

尊祖僞則誣其先而亂其類不孝之大也觀於此
編繫之地望而不惑質之世代而無疑綴之昏姻
而有別卽善言譜者莫加焉雖傳自襄王其遠而
無攷者率所不載獨取其有據者錄之別嫌而統
同敦始而修睦讀者心開目明知蔚爲衣冠之望
宗無疑矣夫世之士大夫莫不思奮於事功然未
有不敦族而能及遠不知學而能敦族者也觀察
公敷歷中外以治行聞而復與符卿繼疎公講明
正學競爽於章山汝水間今見於譜者萃渙合離

油然有忠厚之風非深於學者不能也夫忠厚則鄉黨之行修鄉黨之行修則人物之道長人物之道長則冠冕之緒崇冠冕之緒崇則教化之風美古之衆善皆可參焉以此建功豎業視夫無本而易匱者爲何如哉余故特及之令吳氏之族聞而共勉焉

崇德錄序

崇德錄者沈君子孟威載其先願貞先生制詞并祀鄉賢諸公移而縉紳大夫傳記之作皆附焉者

也蓋 聖書之畧曰窮經學古蹈準履繩家貧却莫夜之金至孝切終身之慕稱先生之爲人宛然如見而跡其事者鄉長老嘆曰何 天子深居九閨而知先生若是也其少者嘆曰吾不圖先生乃若此賢也都人士一日相與講頌論說盈於道路有司采其語聞於學使者而祀之瞽宗先生之逝於是五十年往矣當學使者下其檄郡邑若士民其於先生行誼蓋纒纒言之而薦紳大夫又交述之乃卒無踰於 制詞外者余於是益信 王言

之大已夫鄉人之所慕說先生謂一時無兩而綜其實其端謹詳雅卒然覩之而知其爲君子長者其介特廉靖卒以千金委之而不能使之動其孝愛懇惻卽水可熱火可寒而不能使之改在先生以謂學者之視身當如是耳然修之闐闐之中而姓名徹於九重行於耳目之近而尸祝延於百世者惟其誠也蓋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足以泐石誠與不誠致相遠如此先生種學績行日淬厲不輟而卒賫志以歿鑣藜而無年孰不

惜之卒也有賢子讀其遺書當太平之用而成其所未竟且舉不可徼之王言與祀典而兼得之如探契而取責無不讎者然則人之爲善可謂天道遠而不自力哉昔晉人以藍田之晚譽謂人不可無年而右軍遇不勝藍田又云人不可無子由斯錄觀之先生之無年不足恨而有子爲可慰也余故特書之見沈氏之交伸於父子間者以爲來世勸云

刻晉遊草序

沈園詩集卷二
古之論詩者莫善於文中子矣可諷可達出則悌
入則孝而多見治亂之情至謝靈運之傲也而乏
於謹沈休文之治也而悖於典徐庾之誕孝綽兄
弟之淫湘東之繁率以人定之而卒於王儉任昉
之約以則者有取焉蓋古之君子高視闊步凌厲
軼越而一言一動如整冠裳祇謁宗廟如鳴鑿衡
一遵塗轍不斂而自約不法而皆法故足術也近
世作者不循其本而獨詞之知刺譏憤懣怨而多
怒瑰麗詭變諷多要寡漫羨無歸奚關理道讀者

於其肺肝底裏可望而知之不待詞之畢矣余友
劉瀛海氏一日出其晉遊草示余前是君方少年
筮仕軼羣邁往才具獨出煙波萬頃納之胷次風
雲變態接於耳目名章雋語往往而是然氣溫而
語恬體馴而調飭於文中子之言適有合焉豈其
摩淬鍛鍊日積月累而致然歟抑其得之天者異
歟君爲李官行誼治蹟遠邇信服會大帥恃其黨
援恣睢於上有所不樂輒授意於李而文致之君
挺然一無所徇其遑迴而不進累進而輒止以此

頃敷歷二十年忘者已去而君之直道天下莫不
聞乃猶詘爲南起曹君無幾微見於言面譬之豫
章生於巉巖嵌空欲透復縮而終不以礙其干霄
排雲之勢余然後知君之爲人卓然與儉若昉相
上下而詞章小道不足以槩君也余知君稔因敘
此編而略及之以信文中子之說嗣是君進用益
大爲詩日益多當更論次以傳此特爲前茅云耳

隱齋使楚集序

古之學者誦詩三百乃使於四方行者天子賦四

牡以勞之其還報也采詩以獻於朝而太史錄其
時世以備勸戒故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
之變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諷其上達於事變
而懷其舊俗詩之用也自諸侯不貢詩天子不采
風樂官不達雅頌國史不明變世降而詩教亡文
中子嘗三嘆於斯矣晚近世倉唐李彪之奉使猶
有古之遺意余友沈君孟威殆其人非耶孟威以
名進士爲右諫議聲實四達鬱彼士林東臺載筆
夙推顧問之儒南服驅車光被咨諏之命於是文

茵暢轂嘽嘽皇皇遵彭蠡升匡山遡鄂江終參嶺
上接寧城之英達旁察閭閻之疾苦冥探古蹟博
覽名區耳目之所摻羅包乎羣類曾懷之所囊括
奚啻千里峴山故事感羊叔以興言梁甫遺墟懷
卧龍而可作是時也以謂章土風悉民隱莫近於
詩故輶軒所至必形篇什楚歌既奏沂詠互發蒼
巖佐其鋒鏑清商激於金石颯颯乎可以備詩史
可以陳王風於戲盛已夫皇華咨詢朝寄之重丘
壑游行幽尋之適播諸詩章實兼三美相如作賦
覺含毫之轉遲玄晏序篇輒當仁而不讓微獨俾
壯遊之有紀亦以明王制之尚存云爾

三秀亭詩草序

滇南唐君廷俊以詩名一時篇什出人爭傳之是
歲長公郡丞林德過金陵持其三秀亭草問序於
余夫詩出於樂一以聲為主孔子論關雎無淫與
傷而於鄭聲則直斥之故曰關雎之亂洋洋盈耳
也後世不得其聲而獨辭之知毛韓諸家於蟲魚
鳥獸之細竭力以爭而至其音節未嘗過而問焉

逮宋人競以意見相高古之審聲以知治者幾於絕矣余嘗論宋詩主義於性離唐詩主調於性近蓋以此也君為詩取材效法非選則唐雖春容寂寥賦詠不一於古之聲調悉與懸合譬之型範既正金錫不耗一脫於矧輒與干將肖也豈不宜哉觀其意在混濘之表天機開闔自我而得者蓋多有之若夫置涂立木幸其或至縮縮而求循者非君志也蓋君積好在心久而能化見萬象之橫於前者纍纍而出直托之詩以寄焉耳殆所稱進於

技者非耶長公言近世孝廉稱詩者孫宜黃省曾及君三人最著君語性命如勉之譚經濟如仲可差可相上下然勉之一見文成幡然有少作之悔與仲可皆壯而自廢不難與世絕以彼離文字求解脫視巖廊為狴犴猶邊見也君自舉首以來文學新新不窮其潤色國猷黼黻大業之意方進而未已豈其味道飡風精思出要羊鹿小機有不得而錮之然乎余蓋杓之人也而惡足以明之

重暉堂集序

橋李屠君德胤所爲詩若文業行於世矣至是又
哀其近作名重暉堂集者以遺余而命序之余惟
弘治正德間耆古閱雅之士彬彬代作顯且盛矣
奪驪龍之珠而完趙氏之璧人人自以爲無與讓
崢嶸山斗之氣歷百餘年幹之不少衰不謂非其
力也顧沿習之久弊亦滋焉剽奪摹擬而本真弗
存苟馳夸飾鬻聲釣世欲其闡名理而關經濟豈
不難哉夫攝弓而求羿不如引臂而彀率循鑑而
捫形莫如內照於靈府乃今得之屠君矣君承太

保諭德兩公之業湔染旣深該涉復廣理洞而辭
暢學足而機流是以形之篇什味之則甘腴披之
則綺繡譬之水深而漪動木茂而陰繁無足疑者
乃若請命代母立訓尊師教家則孝則女箴之畢
具攷古則談經論史之皆覈以至救災防胡褒忠
表烈疊疊言之靡不中窾足令躡緩嬰娶者振其
靡而蹈仁履義者恃以立則豈徒言而已哉君挾
材甚奇遇合未偶余以謂士患無材耳馳千里者
必騏驥棟明堂者歸杞梓在物尚爾人其舍諸然

學者得是集而讀之亦以見君脩才偉器氣決動
雲霄而持論如風雨有霈然不可禦者矣

秦淮卧雪卷序

陳天樞家秦淮上一室之中圖書木石左右映發
如高人隱者之居也天樞將家子然介特自重慨
然慕袁邵公之爲人顏其齋曰卧雪一時從遊者
多名人輒爲之記若傳若詩類如高其爲且慙慙
之者天樞把玩不置謀梓之以傳而問序於余嗟
乎余則何以相天樞哉天樞世韜鈴之業乃脫去

舊習追古嗒遜者而與之遊可謂賢矣而余則疑
其不類夫邵公方餌芝清壑棲素雲根故可以杜
門偃仰自全其高天樞世受國恩爲騎尉卽今方
內雖寧而黃酋反覆領東西未驛兵也丈夫生世
當鞭笞四夷勒功彝鼎卽不然猶思乘一障怒馬
出一當單于顧寤寐於窮檐枯槁之流枕藉乎荒
寒幽絕之境而溘然盡一息於牀簟余固知天樞
之有不樂也豈其落落儔伍中無以自異而託之
以爲高歟抑憤知己之不逢而姑有所待者歟不

然天樞當酒酣氣振鋒鏑時露固恢奇可喜人也而徒高卧一室目窮於前堵而足極於四隅約結委頓而不得一騁何爲者耶余攷邵公乘時自奮論邊事與車騎相折難至噫嗚流涕感動朝廷史評其引義雅正矯然王臣之烈此固非抱膝窮廬甘爲巖岩之塊者所能辦也語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計天樞意或出此余懼天樞徃於諸文士之言而爲斯齋之所誘也序以問之

江月軒集序

江月軒集者一時題詠賦記之文爲石民部天城而作也民部哀而成集屬余序之民部世黔中人大父朝列公宣三德以代工歷四方而懷德是惟邦彥抑曰人宗嘗解組而歸選勝以處由是江月軒者隱隱然標於南服矣廊宇重複山川映帶竹樹在汀洲之外煙霞棲梁棟之間滄江澄碧眷雕楹而不去素月流天散清輝而成彩此固門內之奇賞域中之樂事矣民部以童烏而與玄文擬康樂之詠祖德牽絲豐鎬依依堂構之懷結綬版曹

疊疊田園之樂於是縉紳舊德逢掖名儒爲之點綴昔遊宣之篇什揄揚勝景寄於毫端遂使雲物不移朝夕在望大隱朝市無妨簪組之遊不出戶庭坐得雲霄之致兩鄉風月宛乎相接萬里江山如在指掌非高談軼於非馬壯思溢乎雕蟲孰能與於此乎覩琳瑯之觸目何莫賦詩愧糠粃之在前湯裁序引詎參上駟聊作前茅云爾

而於竹浪齋詩集序

詩也者率自道其所欲言而已以彼體物指事發

乎自然悼逝傷離本之襟度蓋悲喜在內嘯歌以宣非強而自鳴也以故二南無分音列國無辨體兩雅可小大而不可上下三頌可今古而不可選擇異調同聲異聲同趣遐哉旨矣豈可謂瑟愈於琴琴愈於磬磬愈於祝圉而輒差等之哉古賢豪者流隱顯殊致必欲洩千年之靈氣勒一家之奧言錯綜雅頌出入古今光不滅之名揚未顯之蘊乃其志也倘如世論於唐則推初盛而薄中晚於宋又執李杜而繩蘇黃植木索塗縮縮焉循而無

敢失此兒童之見何以伏元和慶曆之強魄也金陵故文獻之淵藪以詩名者代不乏人卽文學茂才在所有之以余所知如金子有之高古盛仲交之淵博以及子坤伯年世擅其長近日周吉甫陳延之顧孝直陳蓋卿葉循甫諸人彬彬盛矣李君象先最晚出而相爲方駕大都如李之郁桃之天蘭之芳菊之秀人有其美咸自名家余謂能道所欲言則一而已頃象先哀先後詩草名竹浪齋集以示余象先質雋而功深詞義茂美所交多一時

名士凡棲霞燕磯西湖虎丘諸名勝處湍流噴薄陽崖回抱綠莎盈尺羣花盛開輒藉草而坐嘯詠彌日油油然不能舍去故所得之多至於如此象先年方甚盛詩已可傳極他日之所至窮高詣微當於古人中求之豈獨與流輩相雄長而已哉詩凡若干卷余得而敘之藏於其家

先師許文穆公集序

先師許文穆公自 上臨御以來以史官侍講幄積官至少傅吏書殿學士在密勿樞機之地垂四

十年是時上虛心負宸委事大臣而公奉魚水之歡日取古今治亂安危爲上開說中間彌縫其將闕綢繆於未雨者未易指數大氏於講授發之未以書傳也公旣不欲語人人亦少有知者晚節上冊儲命未下懷姦窺伺者四出公謂是其可以緩因露章極言至四五上力以去就爭之上憤公不可奪雖聽其去而中不能無動亡何國本定而姦謀沮海內乃歸公回天之力而其精忠直道亦曉然暴白於天下顧非公意也公胸次

如地負海涵渾渾浩浩人鮮窺其際浮薄險躁之人驟而卽之若不知其與常人異者退而考其大方所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微公不足以當之以彼一節自耀如爝火然皆公之棄餘淺之爲丈夫者耳何足道哉始公謚未定門人輩計節惠所宜少宰朱公曰公之博大人所知也其介特人所未知也當江陵相奪情卑者蟻附高者鷲擊公悉不爲第潛往力沮之不從乃已頃之喪請留病請禱勢燄所毆如風偃草獨詞林不與徒以公在耳

意易名莫文毅宜議上御筆定爲文穆嗟乎
上知公深遠矣公少好學有文窮探力取極六
之指要蓋溫厚爾雅蔚然有德之言非支詞綺
類也今歿未久求其遺編僅得一二豈公有所
而不甚屑意於此歟古之君子事業文章率體
自然而行於不得已誠不得已則事固不足以
公况其言乎詩文如千篇子立言彙爲三十卷
門人某校而序於簡端

文壇列俎序

孔子曰夫言豈一端而已言者心之變而文其精
者也文而一端則鼓舞不足以盡神而言將有時
而窮易有之物相雜曰文相雜則錯之綜之而不
窮之用出焉宋王介甫守其一家之說羣天下而
宗之子瞻譏爲黃茅白葦彌望如一斯亦不足貴
已近代李氏倡爲古文學者靡然從之不得其意
而第以剽略相高非是族也擯爲非文噫何其狹
也譬之富人鼎俎山貢其奇海效其錯四善八珍
三臠七菹切如繡集纍如霧雜而又陸杜隰黍嘉

魴美蚶魏國之杏巨野之菱衡曲之黃梨汶垂之
蒼粟三雅百味疊陳而遞進乃有窶人子者得一
味以自多忘百羞之足御不亦悲乎新安汪昌朝
氏幼而績學讀書之暇纂集是編自經翼以逮詩
概凡爲十卷君之言曰塗有殊而一致學雖博而
歸約以故冥搜經子捃摭玄釋哀達人之短章采
英儒之鴻撰漢宋畢收古今咸載斯亦六穀九鼎
千珍百葉總而爲賓筵之獻也擅文苑之大觀極
詞人之巨麗名曰列俎詎不信然君博雅多通著
世而此編爲尤要云

師資論統序

柱下史有言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善惡異矣而學者之法誠在焉自秦燔書圖籍散
軼漢興遺文古事畢集太史公父子相續纂職成
一代不刊之書自是爲史者二十家皆因其例班
班可攷矣晉陵周縝庵公登第官南計部非久輒
自免歸居恒唯以讀書攷古爲事嘗輯昔人評史

之言為一編而冢君若齋公復廣之至百卷目曰
師資論統至是秘書君治隆持以示余曰此不佞
世業子其序而傳之余讀而嘆曰富哉言乎夫史
譬之獄也先哲之評言人人殊所以讞獄也周禮
鄉士遂士訝士辨罪小大而上之朝司刑司刺乃
上之司寇達於王而復命三公參聽之其謹如此
况古之行事非參眾論而覈其本末則是非得失
興壞理亂尚未識其大歸而何以定褒貶予奪之
所在史之論贊人具有之往往語焉而不詳公乃

自炎漢迄今六執百家詞人墨客之語靡不采擷
於忠佞姦良情偽幽隱興衰善敗之理馳騁上下
犁然可覩大氏端其好尚明於任使賞罰有所不
忒讒表有所不殺則為治徵恣於嗜欲忽其禍患
黨與成而不察大柄移而不知則為亂徵興亡之
端有如影響而一時爭奪詐偽作姦疾善之人雖
幸免於身而卒無所逃於斧鉞嗚呼嚴矣公之能
自致如此而乃不獲竟其用以歿以彼寡學而居
禁近侍從之列冒論思耳目之任觀於是而低回

感慨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其餒且病爲可羞也
余閔俗媮薄積學待用之道缺乃不揆而爲之序
縝庵公名山字子仁嘉靖戊戌進士若齋公名良
金字汝礪以明經任鴻臚寺丞父子間自相師友
與司馬氏世其史學者何異治隆曩與余同館閣
之遊今巖居著書方未艾云

天都載序

昔聖人慮人溺於物而莫之寤也故以上下爲道
器之別然離器而語道舍下而言上又支離之見

而道所不載矣故制器備物多識於鳥獸草木之
名往往爲學者言之豈非通其理則器卽爲道溺
於數則道亦爲器顧人所心契謂何耳宋人好談
理而寓簡筆談困學紀聞諸編事物名義精研博
攷不遺餘力此何以說也余友馬君仲履博學多
通奇篇奧帙靡弗采擷少遊明德羅先生之門覃
思大道而復以餘力爲天都載一書蓋學古有得
不問遺經稗史皆辨析之歸於至當非但小說家
合叢殘小語作爲短書資談柄而已此於子產萇

弘者流固所勿論卽前所稱三書何能遠過余恐
不知者謂仲履學道而淫於末也輒弁數語於端
以解之

六書本義序

六書本義句餘趙先生所著也先生名古則字撫
謙好古博雅精於字學國初修正韻以聘至京年
二十八耳而自信其說不爲顯貴者所奪竟移疾
歸宋景濂學士深知其人遣二子從之遊然不能
留也居鳴山萬書閣輯聲音文字通一百卷六書

本義十二卷童蒙習句一卷洪武二十二年召還
嘗會解學士於羣貴中語笑譁然傾其一座要人
率目爲狂生獨少宰侯庸大器之特薦於朝 高
皇帝曰朕知之久矣俟老其才而用之顧卒爲忌
者所擯授瓊山教諭以行先生隨方指授一時名
賢流寓者咸相推重教以大行稱海南夫子云踰
二歲因進香入覲上其所著書 高皇帝嘉納下
翰林看詳當事者竟爲寢閣亡何先生亦下世矣
惜哉先生自謂聲音文字通自秦漢以來所未有

惜不可得家藏本義習句乃國初善本楊生君貺請刻而廣之并屬余序竊謂士於小學固九流之津涉六秬之鈐鍵也秦之吏人猶能誦爰歷滂喜漢世童子無不通急就凡將至於今而滅裂甚矣昔人謂世無一物不識於書而實無一人能諳其義良可歎也此編自班揚以迨勝國諸家之說靡不旁采而獄究之如許慎鄭樵世所宗仰皆去短集長而發其所未備雖去古甚遠而與文奇字猶髣髴其遺意學者觸類以求之詒經訂史糾謬砭

俗皆必有藉焉惡能廢諸君貺童年而知學志不後人觀其所好與漢之通急就凡將者何異余嘉其意而爲序之如此

琴瑟合奏譜序

古之君子養德與身其具必備與鳴和鸞步有佩玉燕居肄雅頌非其故琴瑟不去於前也逮古樂放失獨琴爲不廢而與瑟並奏則未之聞焉旣翕之音箴如已萬曆己酉時維初夏參岳何公敞軒墀會賓客觴詠迭陳笑語甫輟新安潘子偕其友

生以琴瑟進音諧節應澄清撫綏聽之者雖雖怡
怡不知操者爲兩人樂之爲二器也聲動人靜樂
酣酒醒和氣盈座清風襲人雖所聞在几席之間
而希夷恬曠恍然遊於太古之上矣二三子甚樂
之乃屬潘子譜之而委不佞序以傳焉余觀李贊
皇論樂之有琴瑟也同出於虛獨能致靜同韻五
音獨能多感同名爲樂獨偶聖賢蓋八音之中旣
有所重如此君子思斂其流放復於平和而成就
古之道德必始於此焉決矣潘君能留意於世所
不講而神解心悟以與古審音者同稱亦可謂有
志者也

墨寶齋集驗方序

陸宣公在忠州日集古醫方或者謂爲謫居避咎
計不知君子深仁隱厚畜積於中譬之源泉隨地
而出期於利物而已而人情薄惡動以爲有爲而
爲不亦陋乎歲戊申陽疾爲裁舟行於塗蛙產乎
竈人不聊生甚矣新安鄭夢圃氏僑居金陵捐橐
中裝振之已疫厲流行民益大困爲延良醫數人

訊疾調藥寘之通衢賴以全活者不可指數尋念窮鄉僻塢苦於無醫者往往有之因出所藏集驗方若干卷梓之以行余嘉其爲仁人之用心也輒取余所有者盡畀之俾並以傳焉夫善爲醫者必識病情識病旣真故藥之所投應手而差後人不能識病徒多其藥物以求中如獵不知兔廣絡原野以幸一獲鮮能濟矣其或形證了了不必明者乃能識之則又不守古方妄爲增損豈知古人製方君臣佐使致有精意秋毫之謬效懸霄壤不可不慎也得是方者確與病合當準而用之毋以意更昔李廣自負其能行兵無部伍行陳程不識則不然斤斤尺寸亦以無害苟微廣之才而惟意之循其敗必矣故吾非爲廣言也謂夫不能廣而姑爲程不識猶可以自全焉耳

華嚴新論序

華嚴新論四十卷李長者通玄所著長者唐之宗子須髯飄灑眉目如畫丹脣紫肥冠樺皮衣麻衣長裙博袖徒跣而行開元七年至太原孟縣縣人

高仙奴異之館於齋中每日食棗十顆栢葉餅一枚沉靜冲逸罕接人事踰三年遷馬氏佛堂側築土室以居危坐者十年一日囊經書出門中道一虎馴伏長者撫其背曰吾將著華嚴新論能爲擇一善地否卽以經負其背而隨之虎至神福山土龕而止長者取囊寘龕中虎妥尾而去其龕瑩潔廣六七肘圓轉上下稱之殆天設也長者授毫之夜齒出白光以代燈燭時有二女容華絕麗以白巾蒙首日爲長者汲泉炷香奉楮墨供淨饌每食

畢散去莫知所之五載論畢絕不復見開元二十八年長者年九十有六一日謂里人曰汝等好住吾將歸矣是晚煙雲密布巖谷震蕩飛走之類悲鳴滿山翌日里人往候之則端坐逝矣嗚呼異哉南唐嘗寫論四十部并圖長者像頒之境内其書世不甚傳獨金陵殷宗伯秋溟家有宋淳祐刻本趙大洲學士見而奇之屬五臺陸公梓於嘉興語人曰此性命之極談擬以衰殘身命供奉總持不自計其根莖之大小矣遇學者輒以此告之蓋篤

好如此古本經論孤行原不相附大中歲釋志寧
 始以論合經如十翼參於卦繫左氏附於春秋鄭
 康成所云以省兩讀者良然顧非其舊耳新安潘
 景升氏研味經論亦既有年乃復取新論別為劄
 刷余念決疑十明二論皆長者為華嚴而作屬并
 梓之於是長者所著粲然還其舊觀學佛者之一
 快也嗟乎自心是毘盧遮那佛智自眼是佛文殊
 根本智自身是佛普賢差別萬行智自誦是佛音
 聲自聽是佛觀世音力自語是佛開不二之門自
 念是佛不思議神通自在功德不離識情而現智
 海即諸塵勞而證妙用大方廣體佛華嚴行當處
 現前匪從言索善讀者於是當自得之

崇德錄序

崇德錄者故太僕劉公少仕慈谿與廬江有惠政
 兩邑尸而祝之且相與詠歌之纍纍盈卷帙矣公
 子孝廉君東乃取公志狀銘表哀挽及請祀公移
 並勒為一編而名之曰崇德志不忘也余自歲戊
 辰識君東京師投分甚深知余稔其世德也而見

海園續集 卷二
屬爲序余謂君子有所樹無不徵諸人者顧徵諸人亦難言矣自小民而上官則好尚異自郡邑而京朝則中外異自郎署而禁近則尊嚴異得於此或失於彼乎於上或拂於下欲其交口並頌相得而益章也詎不難哉公於兩邑鞭笞不妄施故豪強不敢有所騁於單赤無算器之餉以干閭閻則聞者不敢投以殮璧居間之語絕於耳而竿牘絕於目則請謁者退而無所枉其三尺逮歷兩部丞光祿其秩漸高而其難彌甚上而邃密之宣索下

而旁昵之假寄沓至而亡所程覈當事者率惕於雷霆而不敢少伸其喙公獨折衷今昔爲畫一以上 肅皇帝欣然著爲絜令公之才與識何如哉公從南野洞山二公遊學既有聞故其表章慈湖風起來學絕非期會簿書之吏所能及當其久淹於俸相柄用之時而稍遷於時事清明之日識者方爲公歎而顧加指摘於其間亦不量之甚矣今去公且四十餘年兩邑祀公於名宦而吉郡若泰和復以鄉先生祀公謳吟思慕者同然歸之無異

詞至此而公論定已夫一媚疾者之口固不足以勝愛公者之衆也一時之頌公不如思公於數十年後之遠也昔朱仲卿治行第一入領大農稱賢九卿乃自謂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間其時官嗇夫耳問其所及則佐令平賦訟耳以彼公卿大夫而不如親民者之流惠深也則公之所得與世孰多君東早謝公車屏居績學慨然慕陳新會鄧旰江之爲人噫公於是爲有子矣

賀郡伯慕菴張公考最詩序

萬曆辛亥邵陽慕菴張公持二千石符來鎮中都於茲三年矣而中都之士民吏卒自五州十三邑之老穉感公之撫摩訓迪恐一旦遷去思相與狀公事績請於朝冀加秩大觀察治戎斯地當是時上下愜心人神歸德義聲所播炳爲良臣可謂盛已公自少種學績行不事嬉遊嘗以生民休戚爲已之任凡所經涉四民土俗之業悉詢而究詳之於其利病瞭如列眉嘗自矢曰願得小國寡民而試之比於古之循吏足矣已丑舉進士授舒城令

仕進之初年少氣銳率以風裁自表見公獨陰求
民瘼而拊循之人所思者華貫清級公所求者吏
稱民安是以舍光蘊德容貌若虛甘常調其如飴
惡趨競而遠避坐是廻翔中外者久之而上終不
能不知公也念中都 聖朝之鎬京畿輔之重地
特舉以畀公則用故所蘊畜見之施爲以寬恕爲
本以誠明爲用吏卒畏公之練達而不敢欺士民
銜公之惠澤而不忍倍期年而仁信敷再期而刑
政省三年而禮義興風俗備以故學校新而章服

有等句攝省而寇盜自清下逮橋梁驛傳毛密織
細靡不盡力繇初逮終手爲目覩悉以如志子產
理鄭未及三年國人猶訪黃霸潁川前後八年政
乃就理以方於公所得孰多昔召伯甘棠之頌杜
詩南陽之諺莫不弦而歌之載於徃籍班固序中
興名臣亦述龔黃等於將相余與公自巳丑同門
友善今田廬丘墓在公部内蒙庇寔深重以別駕
周公之委敢以蕪語倡於簡端庶公之德業與荆
山泗水相爲亡窮固古之道也屬而和者並列右

方俟采風者觀焉
一代亨衢上如君逸步超海空搏鶴翼天路壓星
杓大呂聲何遠元圭質匪雕 帝鄉深仗節村步
仰鳴鑣鸞鳳方侔德鷹鷂耻自標士風回有漸民
隱切無聊筆爲平反點燈緣總擘挑拊摩難自暇
延接不辭勞畝稔三農人家傳五袴謠蒲鞭束高
閣竹馬戲垂髻泗水波瀾闊荆山霧靄消仁風播
蘭茝高價重瓊瑤谷鳥行遷木場駒正食苗紫泥
書欲下鼎鼐待君調

神交館集序

神交館集者新安謝惟直氏集其尊人鳳山先生
及兄一墩皆山兩君語也余髫年嚮學與吳伯恒
司寇寔同研席時時道一墩之爲人已從天臺先
師所始識皆山恂恂敦篤人也頃過古巖晤惟直
因出斯集見示余捧讀之知鳳山因一墩受業甘
泉先生之門甘泉與陽明倡道一時甘泉門人滿
天下大都多謹守先儒之矩矱而止獨鳳山叔姪
以自得爲心法講求於曹偶者徃徃多獨會之語

雖其琢磨於容止言動者未嘗不至而反觀默省以驗未發之中者拳拳焉則其所造詣可知矣繇斯以談學在實致其力而已不用其力則良知爲畫餅而第成玩弄之資實致其力則體認皆津梁而卒爲致道之具於二先生曷與焉近日學者敢爲高論而或疎於彝倫喜爲空談而不求諸實踐視三君子之言若易易然無足怪者不知三君子以近裏着已之功發簡易直截之學與出入口耳者萬萬不侔一難也當羣疑衆咻之時以其獨造者信心而言不爲自阻二難也家庭以絕學自相師友與二程三陸異代同風三難也余重惟直之請輒不揆而題其端惟直好古篤行孳孳以表揚世業爲亟亦可謂亢宗者也

續刻兩蘇經解序

眉山蘇氏兄弟以絕人之才博古之學作爲文章旣已名一時而垂後世至其憂患之久閱歷深而見理明始取遺經而闡釋之讀其書誠足以發孔壁之精義函洪都之鉅典當與六籍竝耀於亡窮

而世或不行則有繇矣熙寧初荆國以經術得幸
下其說太學凡置博士試諸生悉以新書從事不
合者罷絀之而兩蘇之學廢晚宋且目爲文人之
經而置之不省久矣頃制舉盛行古學崩壞士守
一先生之言煖煖姝姝而不知其他劉歆氏有言
學者有祿利尚不能明易蓋悲之也蜀桐柏顧公
持御史符來按豫章貞軌肅度靡廢弗舉閔多士
之蔽而思以導之乃刻經解以傳而委余爲序竊
謂聖祖開天建學采古注疏與宋解竝頒學宮

說之舛謬者嘗一二指摘以示羣臣觀所輯書傳
會選春秋本末未嘗顯主一家而士乃錮其聰明
不復能曲暢其理抑已陋矣兩蘇以垂老貶徙之
餘擺脫浮華洞見真實故能括綜經旨浸漬聖奧
披體遺緒撝衍微響卽陰陽異體政教異術褒貶
異宜以彼獨契於心邀會其趣引以旁通何所不
達瞭然若游於千古揭肝膽而行何其盛也當其
初謫梁國張公涑水司馬公輩三十六人得其文
不以告皆罰金而兄弟連以貶黜其爲顛跌頓撼

去死無幾乃窮經著書從容自得直以俟諸百世而不惑非深於道者孰能之是時孟氏既歿周程之說未行也而得意忘言爽然四解徃徃漢唐諸儒所未及聞者余以爲斷斷乎非訓故家所能及也媿余寡昧不能發古人之蘊姑述國制之無偏主與是書所以顯晦令學者精心求之其於侍御公表章先喆嘉與後學之意庶幾其無負哉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二

終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三目錄

序

送翁郡侯周埜之撫州序

贈郡伯愷秉黃公考績序

贈太守謝二室公入覲序

贈少司馬見庵張公督撫二廣序

贈關侯晉嘉興郡丞去全椒序

贈關侯晉嘉興郡丞序

賀大郡伯騰江余公考最序

贈歐陽獻之序

賀沈君鳳岡舉明經序

王封翁八十壽序

壽鄭君夢圃六十序

董母丘夫人慈節序

壽戈夫人九十序

鄭母吳孺人八十壽序

壽金母六十序

張梅友翁壽讌詩序

易纂言序

山原羅氏族譜序

秣海披沙序

刻子由古史序

奉贈太宰鄭公考績北上序

晏氏家譜序

大秩宗尊師忠銘王公集序

賀大司成恬菴蔣公晉南少宰序

蘇轍八宰制及善書畫上十字

山石

山石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三

序

送翁郡侯周埜之撫州序

自世之逐末也君子矯以反本之論彼以爲事之
猶於理而器之下於道也夫當執器滯言之時有
人焉能反而求之廓然外遺乎有物之累而洞然
內觀於未形之本其眈擬議矜綴似而非真多言
繁稱勞而迷始者豈不遠甚也哉敝且吐棄事物
索之窈冥之鄉以爲道二者之本末則必有分矣

總之聖人之所不與也翁侯周埜筮仕興化以令高第徵爲秋官郎者五載居恒廉靜寡營有以自足非意迫之而有不動囂然誘之而有不起不謂無所得矣徐而察之其褻身應物嚴毅粹密未嘗以爲猥細而務擺落之爲快侯之意豈不以器下於道猶不如卽器而道之爲至也事楠於理猶不如卽事而理之爲至也噫侯之於學深矣余覩世儒依憑之勞摹倣之似旣難以内愜於心若夫融釋未臻以此合彼冀以諭人於精微而令其向道

詎可得哉古之至人超形數而與造物者遊乃其運動樞機反一無迹卒使三靈被德而不知蓋無末非本何末可逐無本非末何本可反此所稱一貫之宗也侯行矣出政發慮粹然一稟於道德令體用一原之學至侯而益顯庶幾二視吾學者其有所聞而自覺也哉諸君子與侯昆仲爲社相與祖侯江干而屬余言以導其行

贈郡伯愷衷黃公考績序

論治者惟寬嚴兩端大都得於性之所近而甚者

或更相非也余以為顧所施用謂何耳譬之治田
蔓草不圖安用錢鏹而加之良苗則殘譬之理弦
切響不聞不成音調而盡廢浮聲則絕持此以言
治何莫不然太史公傳循吏以子產為稱首當時
謂為鄭母及問其政則鑄刑書抑強宗定疆辨分
凜凜然飭其民之恐後彼謂非是無以行其惠耳
嶺表黃公愷衷與余同舉進士積而至今官其貌
恂恂然其口悛悛然如不能道詞其臨下也熏然
慈仁之君子也室邪竇瑾私鏹不以秋毫煩其民

訟庭稀簡輕徭而薄賦乃水災猝至民不聊生輒
傾廩庾賑之不遺餘力民賴以全活者甚眾至臨
視學宮程其稅業造寺築塔諸可裨於士者即形
家者言亦所不廢公之愛人至矣乃其剔吏姦討
軍實則斬然如崖墜之難犯方饑者起而攘斂一
時大吏非獨不為辟而加從吏焉公以謂亂不可
長亟擊之而民以大定荀卿氏有言仁者愛人故
惡人之害之也義者理人故惡人之亂之也以彼
急小譽而忘大體者如數錢之鎗而任大烹駑跖

之駕而馳峻坂以之方公奚啻霄壤故公惠洽於
烝庶而精感乎天地拜火火滅禱雨雨澍使劉昆
諒輔之事載於史策者於今親見之可謂盛已頃
歲冬公滿三載績將以其課最上於司功余氏兩
孝廉荷公知遇爲深則屬余一言以贈余觀公持
養其氣度而絕去乎瑕累其本勝矣故推之於政
寬猛具宜而操縱在手豈與材局一隅而可以節
量者論哉 主上方選良二千石以次爲公卿公
行矣夫不見矜寡孤獨之可侮則亦不見崇高富
貴之可奪煦然有如傷匹夫匹婦之心然後能當
震撼擊撞之衝而勝遺大投轄之托其爲函牛之
鼎而實禁鬱薦禋祀以發聞馨香者必公也其爲
屈產之乘而過都歷塊令千里無留行者亦必公
也

贈太守謝二室公入覲序

漢設博士置弟子員屬所在二千石科察之自魏
晉以逮 國初率循漢舊得以便宜勸作學士論
次行藝詔下求士謹察其可者以進正統中始設

憲臣董學事然歲僅一至而養士之政非守莫任也頃獨徭賦獄訟之知而置士於不理譬之治家者知問耕織而不知問讀也則亦非亢宗之術矣嶺南謝公守和未期月耳諸政務斧斷節解業無不迎刃而理於庠序宜未數數然乃諸士烝烝嚮風惟恐後此何以故哉善治者躬行爲上條教次之儻厝置失宜則羣士解體何者州之編氓皆弟子員之父老子弟也居恒屈首閭巷於上所厝施卧起相聞豈必戶喻以眇論而後化以彼眡公之

愛民若慈母之腹疍子惟恐其殘之也其廉如竊脂之穀騶虞之肉自其性所不欲也里甲之冗費史胥之放橫負重者釋肩而咆哮者不敢出於柙也父傳子語目擊耳聽以嚮若彼以今若此有心服而顧化者非夫矣况公以時按視學舍葺其殘破膏油旣廩靡不豫給養士科條篋不具舉士之於公如子之於父母不控而自察無欲而弗得以此討多士而訓之令循理守正有如螺贏螟蛉旦穀而夕肖其何日之有公奏最將北征二二子

戀戀不能釋也奉博士王君啓中命徵言於余以
緩其行余謂今之良吏必積久乃徵公之蒞政也
新卽課最司功於遷擢尚有待也少宰楊公方秉
黜陟之成其爲世得人意甚盛公之來也楊公實
擇之有不久任公以慰邦人士者哉二三子母務
柅公之轍余知維仲之春公馬首且復東矣

贈少司馬見庵張公督撫二廣序

廣東西爲古百粵地於中國畔服不常秦嘗出五
軍開南粵卒不能就至 國朝虞周漢唐所不能

致者奄而有之始遣重臣出撫其地冀顯精爲拊
循計顧地闊而權分無能以其心力聯五嶺而爲
一以成運臂使指之勢故總督之設時置時罷而
終莫之能廢有以也今 天子以無外爲治加意
南服尤勤因開府之缺 簡命吉州張公以往蓋
授鉞而體勢尊賜履而圻域廣可謂重矣公屬某
等以公戒行有日委余爲贈言余考馬伏波平女
側貳條駁漢越異律與爲約束甌越人奉爲馬將
軍故事李衛公慰撫嶺南震威武示禮法民遵其

教不敢忘豈秦之智力出此兩人下哉以彼意不在民而獨犀象珠璣之求故也盛明人才度越前代卽任此者指不勝誦故王公翺韓公雍朱公英秦公紘劉公大夏王公守仁彬彬輩出豈非地雜夷獠姦宄莽伏撫御非人則憑山據海相煽而爲亂不得不慎簡其人耳公爲人爽朗平直居恒從容簡易而遇事輒霆決斧斷不爲回變故人畏其法凜然如冰雪而懷其德溫然如挾纊也往留都有羣不逞之徒雖罪人斯獲而餘黨尚在公一以

寧靜鎮之是時公若緩收一時之效未嘗盡出其才也而所部卒以無事蓋不用其才所以爲大才也然則比肩先達方駕馬李皆其能事而公且無難廣矣或者疑秦越人之已疾也必先腹心後手足粵固要害手足也而捐公以予粵則何居不知縣官以右秩畀人而大用之也必使之積功以待蓋前所稱數公率位極人臣聲流天下者皆其勞烈風猷顯白交廣以爲之地也昔漢宣帝察蕭望之明經持重材任輔相而必試之馮翊安知上

之意不竟出於此乎余爲粵賀得張公又爲公賀得粵矣

贈關侯晉嘉興郡丞去全椒序

爲令者上有監司守相之臨而下有士民之戴或士以爲賢而稽諸民心莫與也此足以勸士矣而未能附衆也或民以爲賢而攷諸士論莫與也此足以厚下矣而未能作人也至士若民交口賢之而監司守相者又往往與之相左蓋悶悶之政可以信於下而未必可以獲上察察之政可以市乎

上而未必可以得民爲吏於今者不亦難乎南海關侯來令全椒爲人恂恂儒雅不類法吏導民於相收養必以本業以教化磨揉其民必先孝子貞婦邑有賢祠歲必嚴祀之以爲常黷序橋梁有所圯廢輒捐俸橐以葺不輕以煩民也一切倚敲朴以爲威事鉤擿以見察者曾不一出於政而未嘗有不得之伏漏失之科一時政平訟理流聞圻輔間上之馳檄而獎與飛章而薦者屢矣孰不謂清華禁近之地旦夕可冀且峻陟而大用無疑矣而

僅得丞嘉興以去於是士若民咸不能平又戀戀不能釋也而屬學師某某請余言爲贈夫侯之當峻陟而大用者其理也未卽峻陟而大用者其遇也何者秉禮以事貴好諛者必將嗾之明憲以禦彊骹法者必將沮之卽有知侯者以街談巷議之微常不能勝貪人妒婦之口然而侯之心則無愧矣徇職之與干時守官之與媚上亦旣擇之審矣况乎弔詭爲名者其效速而情見必敗悃悃無華者其味長而久益見思峻陟而大用恐避之不得

而乃以一時程效也不亦固乎侯行矣郡丞尊官也品秩章服中大夫也蒙成於郡牧則歲月暇而養日裕俯臨乎州邑則體貌崇而道日行自是功敘熙亮官方備修益以自克而無忤雖喜佞惡直之人惡得而終掩抑之侯尚自信昔之所守而竟獲上之峻陟大用以伸余說爲世之悃悃者倡哉

贈關公晉嘉興郡丞序

蓋君子之才其成於天若人者常相半云譬之純鉤明鏡擊之不入燭之不見者未入型也迨夫加

之砥厲粉以玄錫則斷犀兕察毫毛無不可者孔明有言才須學也豈不信然哉嶺表關公以名進士來令全椒先後歷數載所閱監司部使者無不占上考治行亦可觀矣而晉丞淵之嘉興以去知公者謂非所以優賢儁而勵官方也相與嘆息之余竊以爲不然古雖賢聖亦必歷試而人乃信之次者漸摩諳練嘗於艱難者備而歷乎歲月者深斯識洞而材無不達全椒俗儉而土瘠固昔人所稱貧僻地也以公之恬靜卧而撫之庶幾老氏所

言小國寡民甘食美服安居而樂其俗者至攜李非滁比矣以土風則南北異以習尚則儉靡異以物情則淳薄異公自此之彼所爲開廣其心胸堅定其志意者將於是在豈當事者謂昔之事簡務稀不足以盡公之縕必更之繁劇要鉅之地使自見其盤錯之用歟抑以練達其材而大就之也夫習俗異宜不可易者理淳漓殊尚不可間者心公之條悉職事而蕩滌壅滯使民謳吟蹈舞而不忘業已效於前事矣自是與其守長同心合德勞之

獨任而事出於交修力之專成而謀本於叶贊所
治彌廣所及彌衆 天子亦彌信公之大有所為
而還之禁近有日矣然則劍割鏡朗公固自有而
謂是行為砥錫也豈不宜哉縣人某某屬余言贈
公且謂吾曹意公不能無稍間而公未嘗以屑意
也噫余且不待砥錫而决公為大受材矣

賀大郡伯騰江余公考最序

昔司馬子微之論治也曰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
至於無為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

私焉則天下治其說本之道家昔曹平陽為漢宗
臣其始治齊實用黃老術卒以安集齊而成相業
其事甚偉及夷考其行他無所槩見惟無擾獄市
而已惟覆匿人之細過絀文深進長厚而已賓客
之欲事事者令不得開說以為常而已以彼挾智
任數出百方以求理者曾不敢望其一二嘗深惟
其故民非治之難能不治之難也古云烹魚而騶
之則魚爛為國而治之則民殘然非去健羨詘聰
明泊然自守者孰及知此乃今得覩於余公矣公

爲姑孰淳簡超詣與之接者道義之味真可滌勢
利之腸而澄煙霞之致僉以謂郡國守相非動聲
色役心志莫可定公顧閉閣雅歌若無所厝置於
胸中而爲之屬者亦志定神安無恹情於承迎者
久之而供者無所置於財役者無所疲於道病者
起困者蘇閭閻之中悠然安於無事而靡知其自
蓋公無皦皦之名以干上無煦煦之情以媚下捐
智故而害馬去斥文采而盜竽息其斯而已矣余
聞軒岐之攝生也勿焦心以耗氣勿役神以煩形

虛以待之不爲物先故內機澄外滑銷是用因之
術也公治樵悴之民獨持太上之柄運斤於匠石
之意指而解牛於庖丁之神理不假聲色而圻輔
之民晏如此古之所謂善因者非耶史稱河上丈
人學黃帝老子四傳而得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
爲曹相國師余不知公學所從授而方之平陽所
施用如出一轍故余斷斷以公爲知道者不虛耳
當塗令朱汝鰲氏余門人也以公奏最之日偕寮
友魏君士前王君柱往賀公而屬余以言余觀公

所得蓋古執樞秉要而佐其主以南面臨民之道也一姑孰之理胡足以盡公三君幸語公舍人趣治裝 天子行召公相矣

贈歐陽獻之序

歐陽獻之余友鄒君爾瞻弟子也客歲來遊辟雍爾瞻以書介於余言生是行也於山見鍾陵於水見長江矣於人不可不見吾子嗟夫爾瞻固人之鍾陵長江也其何有於余屬余有幽憂之疾不能與獻之時相見甚念負爾瞻之委也久之獻之輸

貲入秘殿將北行索余言為贈夫豫章之人多矣獻之獨師爾瞻金陵之人抑又多矣而獻之又以余為師余自度無所取不知獻之所求於爾瞻者何在也世之知爾瞻者以其氣節文章云爾然慕其氣節文章而忘其所以雖得其近似而戾於道者往往有之未見戾於道而能有立者也知道者於心無所苟於物無所蔽惟無苟然後能外成敗而自信其守無蔽然後能撤氛囂而窮性命之秘蓋虛其中以遊世而文章氣節從焉倘不能無苟

海園續集 卷三
與蔽也囂凌串狎之習與便辟燕遊之侶得乘其
前文章氣節之志吾知其不能終已况其進於是
者乎此余與爾瞻所不欲聞也夫學者三復遺編
見瑰瑋卓犖之士未嘗不臨文慨慕不一快覩之
爲恨顧當吾世而失之不可也獻之之京師踐
清華居近密不患無貌言以相史故余輒及此試
以質之爾瞻

賀沈君鳳岡舉明經序

國家罷前代詩賦獨羣多士以經術造之好古者
嘗患不足收博雅之才余竊以爲不然詩賦浮華
薄技稍有才者可以猝辦至於經術非緼藉之深
不能入夫惟緼藉之深也高明者浸漬日久旣可
化輕俊爲敦厚沈潛者磨厲已至亦能矯頽墮爲
奮迅所以均節人才之有餘不足令得其平而用
之也國初名公巨卿勲業爛然率繇此出豈詞華
末秬之所能及哉近世士習巧僞經術之中復出
歧逕以濠上竺乾語采掇而離合之以相矜嚴此
與詩賦靡曼之習亦奚以異主司者或爲其所銜

而窮經之士始詘矣余友沈君鳳岡少承侍御公
庭訓卓然以經學名其家卽漢儒之專門講授不
過也循循雅飭自結髮以來無一發言舉趾之失
事父母友兄弟於古之六行殆兼其實而不必居
其名所稱經明行修者非君其誰藉令有司能得
君而薦於朝詎不爲世道賴哉顧學使者時時推
轂君而都試輒爲有司所遺君顧不以屑意其修
於經與行自如也頃歲乃終不能不爲有司所知
而以明經貢於禮部待 上親試而用焉蓋君之

行其志有日矣夫騏驥駉駉置之室中不能捕鼠
也負輓而趨則一日千里于將在篋拂鍾不錚試
物不知異日者斷蛟螭截犀兕豈異物任哉用與
不用也吾鄉乙公瑄張公祺丁公鏞沈公庠王公
鑾諸人始皆以明經進迨揚于王廷遭時遇主科
名遂擅天下故士患無實耳謂學行如君而竟泯
泯焉吾不信也同社諸君子喜主司之能得君而
君之進而有爲於是始也屬余言以賀遂書而投
於君之左驂

王封翁八十壽序

遷書錯綜千古以醫著者財兩人扁鵲所從授禁
方甚怪而不能令終倉公意術動人主詔問所爲
治病驗者幾人意縷縷自言其於齊王陽虛侯濟
北菑川王尤習兩人國工也而無子意賴其女緹
縈僅以全豈史公所謂美好不祥而匿迹自隱亦
有未盡然者耶會稽王封翁故儒也而隱於醫嘗
冬雪歲饑閉門僵卧識者以袁安高之祠部廉其
術補太醫院尋令護諸邊卒已改比部護諸囚賴

以起者不可具數最後晉益王良醫王貴倨甚然
博雅重儒術於公不冠不見也久之翁意倦游嘆
曰吾何以曳裾王門爲哉遂解所職歸而翁諸子
長業任讀矣乃撫之而喜曰吾非不能濟人之顛
連天遏也譬之涓涓之流及者幾何與其日活一
人焉俾一家悅之孰若於林林者噓枯回生俾鬱
而不舒者暢然以泰勞而憊者充然以完之愈也
爲課子學業夜分不輟於是諸子皆有立而仲成
進士爲吏有循良聲自是爲國宣力起生民於凋

瘵而竟翁志者殆未艾云夫扁鵲倉公世以爲神翁知病良惡論藥用所宜既不屑如倉公自言術高下未決也獨兩人所至以伎見疑翁超然如鴻飛冥冥不可繒繳則其處之者蓋有道矣翁所事益王於濟北菑川等耳濟北菑川未聞視倉公以殊禮而益王者顧獨以國士遇翁倉公不能脫屣於尋常交接之中而翁乃能見幾於殷勤設醴之日此其賢於昔人豈不遠哉倉公以一女保其身翁得二子繼其志心神恬愉腠理宣暢行年八十而康強不衰有以也夫先是翁誕辰余嘗以言賀矣至是兩易詞無愧色詩不云乎酌以大斗以祈黃耆翁其強精神加七箸以長視其子之爲民福也

壽鄭君夢圃六十序

余讀太史公書至魯猗氏宛孔氏宣曲任氏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彼三數人者其心計智數筋力勞書非卓犖丈夫子哉籍令在勢處顯以其精於廢著者厝之事功與授之握筭不知縱橫者不遼

絕甚乎而第隱其才於生產作業所施用不得與
計研范少伯之流齊芳而並譽則其遇然哉夢圃
鄭君世居新安之巖鎮事親以孝聞事兄若拊其
兄之子也以友愛聞少讀書遊成均奕奕負儁聲
矣已母夫人以父兄故業勉屬之念金陵淮揚往
來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四十年無何
擁高貲不啻倍蓰什百於前矣君歎曰吾之不獲
志於儒命也然積而能散以無忝於先人則命如
我何故家比素封侯服玉食悉謝不爲而以盡之

周貧振乏之間閭里戚黨無弗霑潤者客歲新安與
金陵苦旱且潦問之饑者曰微鄭君無以食也問
之寒者曰微鄭君無以衣也問之病苦者曰微鄭
君無以有起色也於是學士輩咸曰吾白首鈇槩
曾不得少效之民而君饒爲之儒何爲哉儒何爲
哉君遜不自居曰此母夫人志也余益爲之大息
云至是歲二月六日君覽揆之辰則行年六十矣
子太學之槃謁余言爲壽竊謂范少伯功成身退
三致千金散之貧交疏昆弟古今以爲美談君之

所施與已遠過之其功業不逮則所乘之時勢使然非才不足也夫吳會上遊江左揚其芬天都遐躅新安控其勝卽好遊者不能兩有之君少挹豐溪之秀長攬白門之奇今雖老矣倘回盼梓里則白嶽黃山落其牙頰遊目帝鄉則石城鍾阜任其杖屨不知太史所書諸人有此樂事否况君子賢而有文名聲籍甚必能竟君之志於異日此又魯宛之所不兼宣曲之所未睹也傳稱計倪范蠡皆久而仙去雖難必其有無顧思不分則精神不溢則實蓋治生之通於養生審矣而君種種功行又足爲之地惟益勉之余不獨以難老爲君祝也

董母丘夫人慈節序

節之旌也有衆人之論有王者之制有君子之書詩包列國春秋二百四十年以節著者僅僅共姜紀伯姬兩人君子之與善雖至而亦可謂甚嚴已兩人者不二心於生死存亡之變而皎白完善以報所天於地下謂其與日月爭光可也然必挺立於艱危困阨之秋能振其遺孤使門祚起而宗祊

延是又才足以輔志而兩人所弗逮矣以余觀董
夫人有異焉蓋婦之殉節多齒之既壯與戀戀於
夫家之有而不去夫人之稱未亡人甫二十有二
孤甫六齡耳矧睨而奪之者日萬方於前譬之孤
根生嵌巖嶽寄之中欲透復縮而嚙以霜雪戕以
斧斤者相尋也乃能亭亭獨出自全其干霄之勢
可謂難矣當是時牟利者羣闕覷其旁夫人自計
死與生孰重已再計貲與嗣孰重盡捐橐中裝予
之手緝纏為活冀孤可全蒸嘗可續孤燈敗帷甘

心而不悔者數十年此其才與志為何如者久之
銓部君生夫人則既老矣念其孤復取而襁褓之
卒斧藻其才而以亢宗聞天下使兩世之教成於
一人又可謂難也以故奇節之所震曜醇行之所
漸漬信於家族動乎里閭鄉評歸之曾無異議是
歲 天子上 慈宮徽號舉海內義夫節婦旌異
之郡圖以狀來上者甚衆銓部君欲以請夫人遽
止之曰是婦道當爾敢有他覲且名吾之節而暴
人之短吾必不為銓部君進之不得命而退弗寧

於心念二三鄉大夫固齊魯質行而講於仲尼之術者也就而謀其宜否僉曰慈與節夫人之媿也媿而弗居夫人之厚也若旌爲王制非子之私謁而亦非夫人之所得拒者何謀之與有於是銓部君特以疏聞主上俞其言下所司覈實旌之夫人修於閭閻之間而名徹於九閭處於海陬之遠而節表於四國匪獨姱節可稱而存孤之義得君之褒蓋方駕古人而不啻過之矣鄉大夫以爲桑梓之勝事不可無述而屬余以言竊謂惟夫人

矢志立孤含真蹈義以有銓部君父子惟銓部君父子率誨績學名成身立揚於王庭以知有夫人明主敦節閔孝褒及遐阻以有茲恩命余忝史職不列其事是無以光昭君賜隱夫人之志而沒君父子之孝也故不辭而序之以附於詩與春秋之義庶幾異日傳節義者有所藉手焉

壽戈夫人九十序

士有甘藜藿如五鼎處圭竇如夏屋充然恬然而人世之浮華不足動其一盼者此非獨所守之介

亦其道足以自勝故也然持此以事親果能以必合乎哉有種放之母然後可以遂巖壑之高有尹焞之母然後可以薄口體之奉挾已之所見令父母與之同而無間是君子所難冀而事之不可必得者也子知所以自重父母知重其子之所重兩得而俱安於余友雲川君之母夫人見之雲川君羈巾以學行聞在諸生間孰不以進取可旦冀久之不售輒眷然上書以病自免上下欲挽留之莫能得也夫挺夔龍之器襲木柳之遜懷巖廓之

寶踵輿篠之遊君之意蓋已遠矣第庭闈之意倘不在是吾自決其志悍然顛行而不顧亦豈君子之樂哉而余聞母夫人不以爲迂也以彼眡華廡之颺馳不異乎遽廬之托宿都邑之輻輳不異乎谿谷之幽棲東西之陌南北之阡有盛車騎從僮奴喧赫而過市歌鍾笙竿遞奏繁會聚賓客而迷昏旭夫人聞之若無覩也蓋種母以子聚徒講業名動朝廷爲深恥而尹母亦曰不知子者以祿養知子者以志養也夫人之所見詎出二母下哉然

則君之引退實母所深欲非獨不爲迂而已雲川君少聞學於耿羅兩先生與和靖之授受業無以異頃與方外者遊玄宗釋部冥契於心又若無愧於明逸然者子之所願順乎親之心母之所安發其子之志是可謂人倫之具美而古今所再覲者矣是歲八月某日夫人設悅之辰而行年九十矣夫人受氣旣異又世俗所欣豔無少嬰於懷其久立而長存無足異者而余言何能爲有無顧余杓鑿於世亦有類於雲川君者或夫人之所不鄙也其迥然而舉一觴也夫

鄭母吳孺人八十壽序

仲尼稱仁者壽蓋理所固然世或疑爲不盡合非不察於理則自所激云爾共姜曹娥皆天壤英胤靡繫年所自非然者則天佑純德安可誣也新安鄭翁以鹽筴起家負長厚聲溪南吳孺人來配會家中落孺人曰君以素封之家坐而食貧非算也母夫人色養吾自任之輒傾橐中裝爲行資鄭翁得以肆力積著無內顧憂孺人爲之決策也居恒

歎曰富不自行而肩貧者以行貧不自乳而代富者以乳此吾所不平故孺人雖饒而二子一女率自爲乳其卓識類此察長公之精計算也次公之任讀也其賈荆楚遊辟雍各以材受職久之則遞往以均其勞兩君唯唯無敢後孺人有壺材而兩君綜理勤毖家道勃興於是人望鄭氏之廬隆然矣孺人始聚族而謀創爲宗祠妥先靈合羣族已而以災告者室之餓者食之不能樵者斂之構亭甃塗諸便人者靡躡不舉頃陽侯稽天孺人曰人

苦墊饑我獨能下咽乎出其餐錢至千金分賑貧者嗟嗟財者人之所不學而同欲也非纖嗇不能聚聚矣未必能散范少伯非恢奇卓犖人哉策其子曰苦爲生難必重棄財孺人故折節爲儉致有畜藏乃好行其德出多而愈不厭斯固哲人之義舉丈夫之偉節也夫千人所指必蹶衆口所頌必昌頃中外戴孺人德者祝頌無異詞神采康悅謙御襲盛躋於上壽有加無已天植善人曷有不殷也哉昔鄧訓耀名於河渚劉翊顯節於故知皆忘

已活人奮身將相余不及從長公遊聞與夢圃君
咸好施樂義克紹母儀若子英朗積文奕世益茂
揚華售瑜豈無時耶茲請銓敘因出所論著於篇
知仁壽之理必有合也

壽金母六十序

易與詩之言婦德也曰無攸遂在中饋曰無非無
儀惟酒食是議豈不以坤道無成其斂縮儉退義
固然耳顧古今才節表著載於史策者不可勝數
此何以稱焉余嘗以臣道觀之周公孔明當武王

先主旣逝之後藉令一意退藏以負付托之重將
內愧之謂何而欲引含章以自飾其誰信之海陽
金母邑西璫溪里人年十九歸潤吾君新安故習
賈潤吾君少卽逐什一往來松澗間終年無寧居
種種家政一切母綜之年三十而寡拊孤持門戶
衆且謂非婦人之能母仁足以柔強禦智足以解
焚難禮足以修睦嫺莊足以行慈愛卒之教行於
子姪而義聞於諸姑譬之寒松老檜出崎嶇嵌巖
之中飽霜雪歷寒暑以成其干霄凌雲之勢可不

謂賢哉大氏處變非難識所處爲難母辛苦備嘗
撐拄凌厲閱百罹以自全者其識勝也方潤吾產
未饒母悉脫簪珥慙慙爲業轉徙積居佐成其畫
子三人才人人殊宜賈者賈宜儒者儒因人成就
之雖訓誨諄悉第以溫言諭誠不輕譙訶也王父
母物故母寡居襄大事旁睨者多謂其難顧戚易
咸備觀禮者嘖嘖歎服母之賢名益噪於里閭中
以此今歲母春秋六十陽月旣望其設帨辰也子
太學生守道與余交因謁言以先酌者余無以復
竊謂古湛母截髮剝薦厚賓客成子名是意在勳
業孟母三徙其居斷織示警是意在聖賢惟太學
擇之異日者凌跨時曹拓光先業母之代終者庶
幾有成而壽與名永又不在歲月間矣守道曰唯
唯遂錄其說歸而爲母壽

張梅友翁壽讌詩序

新安張翁少擅文名長逃酒德不貪爲寶均咳吐
於珠玉無事爲貴等軒冕於土苴顧獨專一壑以
自娛與梅花而投分豈非以西湖逸種搖八卦之

祥風東閣靈葩沃三危之沍露貞操懸諸日月孤
芳遠於埃壘非凡卉伍哉翁居恒登塊圮踐莓苔
寒山四絕樹影橫斜古木千年梨雲冥漠固已得
林間之奇趣當人生之稀壽白下諸子聞而高之
蓋金昆玉友咸稟太丘之教異地通家并是龍門
之客松年喜茂梅讌非遙請諸文會之遊共賦當
年之事輒爲敘引綴在篇章

易纂言序

易者象也昔聖人蹟天下之故窮造化之隱而其
妙有難以言示者於是擬諸形容若身與物皆取
而寓之於象象立而易斯見矣蓋不求之顯則幽
不闡不取之近則遠不明故六十四卦三百八十
四爻皆象也觸類可爲其象合義可爲其變而詞
與占皆舉之矣鄭康成易傳九卷一主於象王氏
之說盛行而鄭學始絀至顏延之爲祭酒一以輔
嗣爲師非是族也不置學官而目擊道存之旨日
微陸澄有言易自商瞿之後雖有異家一以象數
爲宗不此之求而欲以明易是負笈者之妄人也

洛誦之流沿而不返近世復有理數並言者是索
理於象外而不知其非二物也吳幼清氏洞契於
斯作纂言一編總若干萬言而一決之象超然卓
詣絕不爲兩可之詞稽疑抉奧契於我心者抑何
多也學者執是以求之則可以見義文之心見義
文之心則能見天地之心矣義文之心卽天地之
心而天地之心卽吾心也見吾心則見易矣噫非
極深研幾者其孰能知之幼清嘗曰吾於易書用
功久而下語精其象例皆自得於心又曰吾於書

有功於世視易爲猶小吾於易有功於世爲甚大
學易者弗刳心於是如舍筌而求魚不可得也余
藏是本數十年考功陳蘇張三君以通經學古爲
心梓之以傳而余復屬友人黃應登氏校讎至再
其於是役勤矣因并著之

山原羅氏族譜序

吉安稱文獻邦自昔爲江右重明興以來諸羅氏
偉人項背相望如學士公復仁司空公汝敬都御
史公通文毅公倫文莊公欽順文恭公洪先先後

以德學勲業節義文章彪炳於時又並爲吉安重
然各自爲宗所繇來遠矣其在山原則從宋景祐
逮今二十餘世絲聯繩貫代次可攷若今給諫君
大紘所譜是也按羅之先以國氏者二一有熊氏
一妘氏有熊氏分封宜城春秋沒於楚散居蜀漢
唐徙豫章廬陵號甲姓而山原之羅則徙自宜城
有諱拯者以進士任吉州司理叅軍占籍於官爲
吉之始祖故與諸改徙貿置者特異四傳至武岡
公棐恭由完塘移楓山復移山原是又爲山原之
始祖給諫君曰吾不知其他知其遷自完塘者而
已中間徙而之分宜之永豐之二廣之楚世遼地
隔又莫能盡名而山原一派譜系具存曰吾知爲
山原之羅而已是譜也一修於元再修於天順壽
州公丕訓三修於嘉靖初三潭公某而未竟後念
菴羅公爲之序以詔其後人邇去之又七八十年
族指日繁而家乘益漫漶不可考給諫手自排纒
使三百餘襍如指諸掌諸凡名字爵謚年輩卒葬
班班具焉上率下綴雖多而不迷其統彌遠而不

失其宗諸假托傳會如流俗者悉擯不爲卒令亡者如存而疏者常戚非君子不能存此心亦非君子不能有此具也譜成屬余序余曩備員史局會君以大行改給諫相與爲道義交驩甚君尋以直忤旨還田間其才縕未少吐其用退而纂修是譜余得而讀之氏族別而宗法出宗法出而崇本修睦萃渙合離以仁義爲天下先余以觀羅氏之有政非獨曰有譜而已山原羅氏最章章盛者宋進士四人鄉舉若干人漕舉若干人明進士四人

鄉舉十有一人貢士四人其布衣奇行見郡邑志者非一而宋之朝奉武岡我明之少保都憲二公皆天所豫擬以待一世之用功名奕奕在人耳目間嘗聞公侯之後必復其始頃之給諫君柄用於朝追蹤祖烈乃家戶中事耳昔漢之袁氏楊氏唐之柳氏宋之戚氏呂氏其操義風槩奕世不替皆足以厲天下矯異代非徒以名位故也羅氏在異時嘗顯矣世濟其美而令聞長世有不在彼而在此者後之子孫接武而起烝烝然以亢宗自勵其

將益有興者乎序以俟之

秬海披沙序

昔稱齊澣知今高仲舒知古卽世之博雅通人鮮能兼濟以彼非松喬而曙上代墜戶牖而通遐裔自非併苞經籍博采諛俗朝帷不卷夜榻幾穿安能涉彼津要舉其芳藻者哉計部謝君在杭起自晉安蔚爲名士亦玄亦史學不局於方體旣博旣精識欲遍乎流略凡所綴述余嘗得而卒業焉莫不發言而宮商應搖筆而綺繡錯其下菰諸作業

已嗣七子而騁轡爲八閩之先鞭矣乃其裨編小史亦復遇物成書燦然指掌抑何盛也諸子取秬海披沙刻之南中而屬余爲序余涉獵一二若遊玄圃而得夜光汎滄溟而覩明月品藻分於朱紫囊括埒於羽陵誠洞心駭目之觀非僅僅會粹叢殘爲小說之靡而已余謂研味此編有三益焉蓋殫力錯綜隨方滲漉卽皇覽要略未易擬倫而秘府太常靡不摭撫可以折羣言之衷望果然之腹一也古典人所屬心而時事罕或載筆乃遇見瞥

觀無不疏記可以備當代之文獻廣方來之耳目
二也語怪徵奇曲士所絀而窮幽極異罔羅不遺
徵感應之不虛激中人之爲善不藉弼刑默禪王
教三也此非凌高鑠齊涵今茹古挾寶雞之多識
軼癡龍之奇鑿何以辦此且參其著作率以適意
爲宗注心典要不以繁詞爲貴往往掘井可以及
泉披沙因而得寶在觀者善求之而已余也開篋
笥以擬心神持涓塵而測海嶽雖慙益者之數竊
附同心之言輒序簡編寄其仰止云爾

刻子由古史序

太史遷爲史記馳騫今古上下數千載而囊括於
百三十篇之書可謂盛矣獨其言非出一手爲後
人所殺亂者往往有之晉散騎常侍譙周作古史
考二十五篇以正其失而未備也宋蘇子由氏復
加補正大氏據尚書春秋內外傳世本國策諸書
非臆決也官諭鑑湖孫公攝南雍事文教大興知
雍有古史舊本殘缺日甚乃取而校梓之以示多
士而見屬爲序余謂史之難言久矣馬記班書今

昔罕儷然班椽業訾遷而范曄復詆固目睫之譏不能自解免也子由是編自謂無遺力矣而發明聖人之無爲尤非羣史所可及子固有言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三代之作非獨載其行事蓋并其深微之意而傳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雜家與聖學並驚如遷者亦雋偉拔出之才矣而不勝其務博好奇之意雖其貫穿馳騁極於闕闊而不合於道者固已多矣子由於此書多所升汰闕者益之謬者釐之采撫於散亡殘脫之遺根

盤節解條入葉貫而聖人之爲治者復暴著其樞要而見之於後可以爲難矣往者余靖之刊誤倪思之異辭亦有意是正至劉知幾師心妄駁肆筆橫詆乃工於繩人而拙於用已識者嘗深非之如子由所緒正援據精審足以扶微學存古義此史公之功人非其苟爲異而已譙周之史錄存書亡不少槩見此編之泯泯且垂百年鑑湖公於輿編遺事靡不畢講而古史始盛行於時余以謂於此有三益焉念文士多而史材少欲以鐫磨後進爲

良史之儲一益也考見得失卽閱深奧衍如史公
不曲從而苟止二益也據經訂史令英儒秀人一
歸雅正而裨官雜說不汨於其中三益也多士方
顛顛響風詎必無感厲而興起者乎輒不揆爲之
叙論以俟之

奉贈太宰鄭公考績北上序

今天下最重而提衡宇內則無如京師而留京爲
之陪貳其表率百官統均四海者無如吏部而司
農司馬與之頡頏而相表裏其爲中外所歸而先

後屬之一人則其望爲尤重而余獨得之鄭公焉
公以司農請急歸不二歲天子召爲南冢卿逮
本兵缺復以公兼攝之歲癸丑公滿三歲績業治
行而以最聞上公屬之在兵曹者李君璨等偉
其事委不佞某揚扞之以贈其行余觀前蒞留都
者自名吏隱規撫矩削以相瓦合至今而陵夷甚
矣公性嚴重雅不假人以色詞以故始下車卽威
望風采豫有以讐貪婪慢侮者之膽而奪之氣顧
徐而察之實開朗坦洞不設城府獎進賢士如恐

不及蓋畏之者如夏日之霜而親之者如沍冬之日不必爲皦皦以干上煦煦以媚下而宸展傾聽百寮動色無吐不納如響斯應者三年於茲矣公居恒務持大體不責一切苛辦乃提躬若此收效若彼者其道何繇傳曰大臣法小臣廉法與廉臣事之鵠也而公饒爲之故修羔羊五紵之節於千里之外而感動乎九重之上以故冢宰司徒司馬在漢爲三公邇爲之而兼之不以爲泰起田間而居鼎鉉不以爲驟則以公之素先之也主

上方虛銓憲之席以待公乘權握機而霖雨天下在旦夕間耳公故楚材楚有太和衡嶽之峻漢江洞庭之雄天下言形勝者首稱之孕於物則爲榘神祀梓以棟明堂鍾於人必爲貞廉耆碩以襄盛治究之非佐一人綜羣吏無以竟公之用余殆以留都之人心物望卜之也昔倪公舜咨王公宗貫劉公司直率繇南吏兵入爲冢卿劉且繇冢卿而大拜三鉅公勲名與日月俱懸當是時上之所虛心而求與下之所跂足而俟固不在薊門而在

澄叙南銓保釐豐鎬之日耳公則何以異是況公
悼仕路之未清嘆武功之不競憂天憲之旁寄閔
民生之多艱其扼腕而思非一日矣夫無其具而
欲爲者非也非其時而欲進者非也有其時有其
具而懷寶與棄時者抑又非也惟公勉之而已於
是二三子不謂余言爲謬輒命筆史載之以爲行
李先

晏氏家譜序

晏氏之族自齊晏平仲至今殆二千餘歲子孫著

錄者不下數千百人先世嘗有譜牒以載之萬曆
庚戌給諫公文輝大加脩葺以前所未具者增焉
書成凡若干卷余讀晏氏譜而歎曰語有之族大
者長德厚者昌豈不信哉夫晏氏故巨族也豐基
永傳茂嗣繁祚卽一姓而租繇賦需往往徧於郡
邑自前代至今兵燹洊經水旱時至民之繇賦科
逋逋缺者有之丁口井爨轉徙淪滅者有之晏氏
於其間非獨如魯靈光之獨存而已而日以加盛
如此今觀於譜晏以神農氏之裔家於臨淄自平

仲顯名後分布列國至景星復歸臨淄故以景星
爲大宗至墉徙豫章故以墉爲小宗自臨淄外上
高二臨川四南昌五新喻二會城廬陵靖安各一
繩繩振振臚列不遺其於名字爵謚年輩卒葬無
不詳焉而於南昌之超溪尤詳詳所出也夫延盛
在積翊繁必仁是故旺族雄閥名宗舊家苟爲無
積而垂之則累葉風素一朝而殞者豈少也哉晏
譜之錚錚者自平仲以來有元獻公殊尚書公敦
復學士公陶名德相望莫可縷數至近世則御史

仕翹給諫文輝爲最著嘗攷元獻駁張耆之封景
初斥汪伯彥秦檜之姦復之論賈似道之誤國盡
忠補過平仲之遺風歷數十世而如存此余之所
謂積也迨今駿發於臺瑣兩公如江河之流引之
而益長恢之而彌大豈不宜哉余故曰德厚者昌
此也譜之族指最繁覩世系可考焉余輒叙作譜
之意而推其所繇盛以歸之若給諫所論列關國
計之大者具留垣疏草不具論

大秩宗尊師忠銘王公集序

昔人論文以氣爲主顧所以養其氣者有道矣出處無愧則氣隨在而不撓以是發於文金晶玉潤傾動一時譬之三秀之芝窮山積壤不得而湮沒者亦理之固然古今一揆也吾師忠銘王公弱冠起嶺表以闕博淹貫溫厚爾雅之才一旦居帷幄之地作爲篇章明光溫室之代草石渠木天之纂撰下而名公巨人之行蹟忠臣貞女之燉節遠而雉裳鷄林之重譯亡不欲得一言以爲重蓋文章之用極於是矣年未五十來爲南秩宗忠言讜論

不以去輦轂而怠如請朝講慎詔令有疏禁奢靡宥言官有疏請召對傳傳奉有疏至冊立豫教率南九卿疏且四五上蓋不得請不止也南都佳山水暇輒同通儒名卿覽觀江山舉杯相屬酒酣耳熱泚筆爲詩賦宛轉深切萬口傳誦此與典冊而施朝廷弦歌而薦宗廟其用異矣而未甚相遠迨請老而歸去清華繁富之地歷山礪水涯之險去國登樓之感夫孰能無之乃公涵養彌盛而結撰彌工大氏安時處順超然物表不矜不挫不誣不

懟讀之令人遺榮利冥得喪如覩東郭順子而悠然意消何其盛也公雖繇禁近登八座而世有未盡其才之嘆當是時巧者方睠顧回隱求市於世公獨白首一節不少委蛇以苟登用其見定矣以故盡言於遠外之日有智士之所不肯爲乞身於強健之年有勇者之所不能決以彼小有才而氣不足以馭之即幸躋柄地然得不償失榮不蓋愧當泚頰咋舌之不暇乃欲以言語文字追公之逸駕胡可得已頃公子鯤囊公之文至自萬里命余曰願子叙之余於諸生中蒙公國士之遇而未有以報也輒述其所感而歸之識者當知余爲時惜不爲公歎也

賀大司成恬菴蔣公晉南少宰序

上御極久比年重持名位不輕畀南北大僚多闕員以待會推疏上至屢請不得下頃一日而得俞旨者九人南大司成恬庵蔣公晉南少宰爲之冠豈不曰豐芑造士興賢聿有成績其爲舊京董官政而貞百僚在一轉移間耳時南中九列暨百

司庶府舉欣欣然以公之得用爲賀而併以得公
矜式爲喜乃公則朝受命夕飲冰爲進一疏辭疏
在 御未發尋又爲進一疏辭欲然如不勝也者
人言公資望崇積繇成均而贊邦治游居日月之
會乃其分也而曷辭爲不知此正公之所以爲賢
而不可及也嘗竊歎嗜進者於升沉淹遠率有市
心慮無不躁競而乘其捷一缺未出輒屈指曰是
將及我一缺甫出輒盱目曰是當及我甚之攘臂
而起必欲力攫之爲快惡知古所稱難進易退大

臣之節哉公冲襟厚德恬於自處初釋褐讀中秘
非久即請告歸養志備物烝烝孝謹爲人所延佇
想望者十餘年有司屢勸駕始曳勉入朝徘徊史
局不靳速化更閱十餘年來領成均事公於教人
文行靡不飭而大方壹稟於器識使賢者有所依
以樹立不肖者有所避而自遠間退而燕處超然
動止自矩凝塵滿席泊如也夫人方興朝公獨恬
而安於野人方趨北公獨恬而安於南世雖未遽
覩公鼎鼎之業而其所托者遠矣頃承 新命升

貳南銓於時爲晉於公以德際時爲順而麗乎大明詎非天衢一嘉邁乎而公一疏再疏不止進而思退雅與晉之初二合晉之初二皆坤體臣象也柔順安貞臣道也人臣方晉時柔進上行詎有摧之愁之者而初之自抑也若摧二之自歛也若愁蓋難進易退古之所稱大臣者固如此公雖不自滿假而開誠布公之誼信於賢士大夫夫人望所歸却之不可則晉之所云衆允者非耶公即陳見悃誠謝免新命而主知彌篤恩禮彌加旦暮側席

俟公於細旃城圯之上當是時贊猷畫秉衡樞而奠國家於九鼎晉之康侯晝日三接者公當親見之卽南少宰無以久留公而胡言辭也昔杜夷棲情遺遠靜志衡門得爲名祭酒于琮禮貌謙挹如百斛重器常空其半丁重謂必登台鉉後果如重言公以清遠踐成均旣驗於前矣一旦履政事堂尋丈地令躁競者皆有所變革而登斯世於和平之域亦何難哉公屬許君令典輩以公方去而蒞銓政丐余言爲贈亦不知有少當於公否

